# 現代婦女

第九卷 第六期

## 要目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現代婦女社發行

# 短評

## 讀魏德邁聲明

魏德邁將軍奉特使之命，來華進行研究調查，歷時一月有餘，於八月廿四日率領全團，搭機飛日轉往南韓。

當魏氏在華期間，曾遍至滿洲之瀋陽，撫順，華北之北平，天津，青島，濟南，華中之南京，上海，漢口，華南之廣州，台灣，除傳說中之去地迪化與成都未蒙青睞而外，行踪已遍全中國的通都大邑，其實地調查，週詳如此。同時，並與中國社會各階層及各種人士接觸，且亦數度晤談政府當局，垂詢調查所及各地之地方官員，並延見各政治團體要員。至搜集資料所得之豐富，除焚去一部份外，臨行載上座機者，尚重至一公噸以上。對我國政治，經濟及軍事作研究調查所表現之「實事求事」，殊足令人驚服！因此，引起上至顯要豪門，下至販夫走卒，都欣然期望此特使團有所決定。特使團發言人雖一再聲言，說任何決定，當在該團返美報告杜魯門總統之後，但廿四日臨去時發表的聲明，不僅已洩露出決定，並還狠狠地把我們的政府教訓了一頓！

讀魏將軍臨別發表的聲明，我們的權要豪門和達官顯貴將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也許看在金元和武器面上，竟毫不足介意，或索與稱為諍諫之言，也未可知。雖然我們是好稱「面子國家」，但「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乃至「小不忍則亂大謀」，都是古有的名訓。何況反蘇反共又是杜魯門美國既定的國策，忍了這點，畢竟可以得到美援，終於「大事有濟」，不過，從一個老百姓尤其是有血性的炎黃子孫想來，讀到這樣一篇聲明，簡直是感到滿身雞皮疙瘩，無論說「汗顏」或「不寒而慄」，都不足以形容羞愧之心於萬一！

魏將軍的聲明，雖是口口聲聲在替中國人民叫屈，並苦苦地勸中國政府收攬人心，甚至認為：「中國之復興，有待於天才之領導與夫道德與精神之再生」，這不是完全否定了當前的政治？次之，則為：「身居要職之無能及腐敗官員，不特在國民政府機構中，在省及市機構中尤甚」，並進而指責：「反以甚多之時間及努力，擲於昔藉外來勢力或追尋外來援助」。最後更大呼：「武力本身決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對於此點，應予以接受」，這已是直同命令的口氣，叫我們老百姓聽來，真是如何過得去喲！好在「厚黑學」還得倒的，對日和約，我們不保留否決權，而對美建議大國三分之二的表決權，不是「很夠身份」的明證？

從杜魯門總統的對華宣言，馬歇爾元帥的離華聲明，到魏德邁將軍的聲明，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每況愈下了。這當然是合乎「物必先腐而後虫生」的道理，抗戰八年而繼之以內戰，自不能不擲時間與努力以乞求外援，證以某巨公對貸款之不惜三呼，自嘆不如希臘，也就無怪乎招來恥辱與譏責。至於新國恥之開始，乃意料中事耳

現代婦女月刊 九卷六期

目錄

！此所以讀史者恒以石晉與吳三桂之流爲戒。

其實，中國人民今天所遭受的悲慘，中國政府之難得收攬民心，都與美國今天的政策息息相關。大的方面，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正普遍在世界上助長着別國的內戰，干涉別國的主權，今天英國的經濟危機，希臘的內戰，與加諸我們的中美商約，貸款，駐軍，軍械，都是一般無二。從小的方面看，駐華美軍的橫行如北平美海軍伍長皮爾遜之強姦沈崇案，南京美兵亞德立之推人落水淹斃案，上海美軍伍長馬萊之殺人案等等，是如何在激動中國人民之不滿！但這位美國民主的代表魏將軍在北平答記者問，公然說：「沈崇案並不影響中美邦交」。至於麥帥之扶植日本再起，讓日本以八年侵略的血戰所不能達成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得以藉開放對日貿易，而順利遂行，使中國喪失南洋市場，破壞中國戰後僅有的民族工業，加深中國人民窮困，失業與飢餓的災難！

魏將軍是會再來送金元和武器的，不知恥的人們是不用悵喪的。但中國人民卻痛切的感到：「臨別贈言」是給予侮辱，美械和金元是給予奴役和災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和歷史已經考驗過中國人民是站得起來的。同時，也使我們再一次相信了：是誰在那裏出賣主權接受奴役。（林）

## 開放對日貿易

自從麥帥准許日本於八月十五日開放私人貿易後，已有許多國家決定和日本恢復商業關係，我政府也正式決定和日本通商，連貨品的表單都發表了。

麥帥何以准許日本和約未簽訂以前，即開放對外貿易呢？不外是基於幾種理由：（一）藉開放對外貿易予日本財閥以積極的經濟援助，以便重建日本帝國主義秩序，（二）重建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的在防蘇，（三）緩和日本經濟危機以安定日本財閥控制下的政權，這却和張伯倫的綏靖政策一樣，需要弱小國家作犧牲品的，這一苦難自然落在中國人民頭上。

這消息傳到中國後，工業界首先反對，還到南京請願過，輿論界和學生也表示異議，但政府終於不顧一切決定開放對日貿易了。這反對的理由：開放對日貿易是直接影響我民族工業之舉，具有工業基礎，賤價勞動力的日本，和我國一樣以輕工業，尤其紡織工業爲主要生產部門的日本，一旦與中國通商，必然使我在內戰中風雨飄搖的民族工業，接着一道催命符，不惟南洋市場將被日本獨佔，連中國也只好變爲日本的市場。現在走私進來日紡織品，其市場價格遠賤於國貨就是明證。其結果自必引起我廠商的大批倒閉，工人因而失業，對紡織工業中佔最大多數的女工，尤爲不利。（習）

## 潘狄特夫人使蘇

八月六日塔斯社莫斯科電報說：印度駐莫斯科大使潘狄特夫人經由塔斯社訪員，傳達如下的使命：「我將印度人民對這個偉大國家人民的熱忱敬禮與祝福，帶到蘇聯來」。

潘狄特夫人使蘇，是一個好消息，她是身經百鍊的印度女革命鬥士，有經驗的政治家，使蘇後當然有助於印蘇邦交，這不用提；在兩國婦女的立場看，尤其意義重大。

印度這一極端階級制繼續四千年以上的國度，婦女的地位是比什麼階級還要卑賤的。我們想起基布林（Kippling）一篇小說，十二歲的印度寡婦，因和別人戀愛而被處火刑，令人不寒而慄，經幾十年革命鬥爭的結果，現出了這樣一位卓越的革命女鬥士，從印度婦女解放的立場看，多麼令人興奮！而她出使的國家不是婦女解放最澈底的國度，意義怎樣能不重大。

婦女的澈底解放，首先需要社會上有家庭的設備，社會是家庭的延長，如公衆食堂，洗衣處，最重要的是托兒所，才能把婦女由家庭解放出來，動員到社會上去。不然，如法國婦女那樣，盲目拒絕生育，對一個民族是不利的。婦女解放只在憲法上，在六法全書上，不過是具文而已。世界上除了蘇聯，再沒有那一國婦女享受到她應得權利的。因此，蘇聯產了不少的女政治家，文藝家和科學家。

因此，潘狄特夫人的出使蘇聯，她分明是去學習，學習蘇聯婦女如何建造出這人類理想的樂園，同時，促進印蘇文化的交流，使她的姊妹們也勇邁地走向澈底解放的道路。我們中國的婦女應該得到鼓勵罷！（璧）

## 禁舞問題

在勵行總動員令下，上海市發生了禁舞問題。

『一面是嚴肅的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一句名言，倘在抗戰時期，是萬分恰當的；但是現在呢，眞叫每況愈下，一面是殘民以逞，一面仍是荒淫無恥。眞一大灘渾水，早不見一絲兒所謂「嚴肅」的影子，因此，一切大題目，大招牌，在這裏都失去了其積極的意義，反而招致不必要的騷擾，引起一些庸人自擾的問題。禁舞其一也。

所以社會局長吳開先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將使舞女們遭遇到重大的生活困難，於是提出所謂分期限制辦法，把她們逐步淘汰，並且說設法代謀正當出路云云。

但是我們不禁懷疑，這些「正當出路」究竟何在？在此時，在此地，打開天窗說亮話，不過迫使她們走向更加悲慘的道路而已。

我們不是有意姑息這種過度糜爛的都市生活，只是覺得在這生活萬分艱苦的時候，禁舞是一個頗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尤其在被壓迫的舞女方面，倘使政府當局沒有安置她們的妥善辦法，實在百動不如一靜的好。（同）

# 人身保障與婦女

心



這一年中，各地發生妨害人身自由的事件特別多，如：北平，青島，西安等地數十居民的被捕；上海，重慶，成都，廣州，桂林，西安等地教授，學生，記者的大量失蹤；武漢大學學生的慘遭槍殺；南京，廣州，上海等地學生的痛被毆辱……這些都十足證明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連起碼的民主條件——人身保障——和最低的法治精神都沒有。

在這些人身自由遭受蹂躪的場合，婦女並沒有例外，男女的待遇到是平等的。

不過，婦女除了遭受這些政治性的人身蹂躪外，還遭受着男權，封建勢力，經濟壓迫所給予的人身摧殘。這些摧殘比較政治性的更加殘酷，慘痛，陰沉！

去年十二月在北平，北大女生沈崇女士的被美軍強姦不過是無數被美軍強姦的中國婦女中的一個，她神經幾乎失常，憤恨搗毀了她的心。今年在同一地方，有一個妓女被美軍輪姦至死，她的死，自然又是寃沉海底。

這些是遭受我們「友」邦軍士們蹂躪的婦女；此外還有遭受我們本國「英雄」們和男性中心社會驕縱出來的男士們的蹂躪的更屈指難數。幾個月前報上曾宣騰着這樣一段新聞：

『蘇州某地軍官總隊的軍官率人深夜闖入女教員鄒月娥的家中，將棉花塞在她口裏，用繩縛着她的兩手，自己強姦後，還叫跟他去的人輪姦，以致這個無辜的女教員在這幾個軍人的獸慾蹂行下慘痛的死去。』

這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去年有一個南京女子朱蘭萍，被堂兄姦汙懷孕後又被堂兄親手殺死，為的是他要消滅自己亂倫的口實。像這些因為「性」的關係，被男子蹂躪，殘殺的婦女各地還不知有多少，這裏所舉的祇不過是很多很多婦女中的一兩個而已。

男性中心的社會，男權擴張的結果，夫權就特別龐大。每天打開各地報紙，總會見到一些紀載婦女們在夫權蹂躪下被殘殺被毆辱的新聞。本月二日申報載：

『成衣匠顧發章疑其妻不貞，將她騙到郊外，用繩勒斃，棄屍溝中。』

八月十日同一報載：

『少婦鮑秀英因借眼鏡予鄰人，被夫看見，其夫認為行為不端，痛加毆辱並用刀將她胸部戳傷，鮑因而氣憤投江自殺。』

這兩段新聞都是紀載着婦女們在龐大的夫權下被犧牲的事實。中國社會非常奇特，丈夫納妾，軋姘頭，嫖娼妓視為應享權利，妻子不得干涉，稍示抗議，即被目為妒怨。妻子祇要被丈夫疑為不貞，或認為行為不端；就可隨便被處死或被毆辱。就是沒有被疑為不貞不端的妻子，在丈夫跟前總是被目為奴隸的，丈夫對她可以頤指氣使，妻子不能有絲毫不婉順的表示，稍有不滿，即遭毆打。這就是中國一家庭中作妻的所遭受的人身待遇。

婦女除了遭受夫權所給予的蹂躪外，還遭受着封建勢力和經濟壓迫所給予的蹂躪。七月二日大公報載！

『呂阿金之童養媳向呂清算生活費用，被呂用柴刀砍傷。』

這新聞說明中國家庭中的「公公」是權高一切的，童養媳不是人，沒有說話權，向「公公」清算生活費用更是大逆不道，觸犯了他的尊嚴，所以他一氣將她砍傷。

此外，還有受經濟壓迫，被出賣為人婢妾，被送給人作童養媳，被賣為娼為妓的，她們都是含着血淚忍受着種種極不人道的人身待遇！

人身保障是一個民主國家起碼又起碼的條件，立國於廿世紀，如果要像一個國家的樣子，應當首先實行牠。

對於婦女，人身保障的需要尤為迫切，因為他們除了遭受一般政治性的人身沒有保障的侵害外，還遭受着男權夫權以及封建勢力，給予的蹂躪，和經濟壓迫所給予的人身摧殘。這些一方面需要法律給予婦女特殊保障，一方面需要社會制度的改革使婦女在實際生活中能獲得人格的真正平等。如果社會不改革，單憑法律條文的規定是不夠的，何況現在的法律條文所規定的還是以男子為中心的呢?!

## 介紹印度新任駐蘇大使

# 潘狄特夫人的生平

小魚

在印度尼赫魯一家許是一門三傑。除尼赫魯本人以外他的父親摩諦拉尼赫魯是上一代印度革命領袖之一，曾任國民大會黨主席，他的妹妹潘狄特夫人（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是現在國民大會領袖之一，是全印婦女的領袖　是現在印度重要的外交官員之一

潘狄特夫人的官職是印度駐蘇聯大使。全世界現在只有兩位女大使，一位是蘇聯駐瑞典大使柯倫泰，還有一位就是潘狄特夫人。柯倫泰在卅年代被政府委爲大使，曾令全世界女權運動者極感興奮。潘狄特夫人的出任大使，當使婦女界愈越增强了參與國際政治工作的信心。

她在今年一月代表印度出席聯合國大會，當時她是全場唯一的女首席代表。她的地位比諸美國代表之一羅斯福夫人尤爲重要。美國的刊物稱她爲印度的「第一夫人」。

她所同於羅斯福夫人的是，同樣是擅於寫作的作家，善於詞令的演說家，應付裕如的女主人，同樣出身於望族，但是就各該國的政治上說來，潘狄特夫人比諸羅斯福夫人激進。奮鬥的經歷也遠比羅斯福夫人艱苦。潘狄特夫人被判爲罪犯，坐過監獄，羅斯福夫人從沒有嘗過鐵窗風味。同時羅斯福夫人幾乎沒有担任過官職，而潘狄特夫人不但任過議員，很早就當過印度聯合省的衛生部長，歷時多年。

潘狄特夫人於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八日生於印度阿拉哈巴城，她的原名叫斯瓦路·庫瑪麗（Swarup Kumari），五歲時就隨同父母前往英國，在那裏教養。他們這一家正是印度最富的貴族階級『婆羅門』的一個豪門，他們家設有游泳池，大花園，備有汽車馬車。可是他們這一家豪華沒有損害他們的愛國心。殖民地的痛苦終於使一些有良心的貴族子弟也不安於逸樂。尼赫魯一家受甘地的影響，開始捲入了革命漩渦。

老尼赫魯是個革命先驅者之一，尼赫魯成爲國民大會的中流砥柱，而潘狄特夫人是個傑出的追隨者。

潘狄特夫人是在一九二一年結婚的，其時她已經參與國民大會的革命鬥爭，丈夫潘狄特也是黨的一個優秀幹部，所以在他們結婚的宴會上，國民大會的領袖如甘地等都欣然蒞臨。

潘狄特英明果敢，原先是印度一個紅律師，收入可觀，可是他爲了革命，拋棄了律師的業務。像他的姻兄尼赫魯一樣，不斷出入於牢獄。一九〇〇年，潘在獄患病，英當局雖准予保釋，但不久即因體弱而去世。

至此，潘狄特夫人自己也已歷經患難，備嘗艱苦，而且由於她奮鬥的歷史燦爛有光，辦事能力高强，像他父兄一樣，漸漸顯露頭角。

一九三五年後，國民大會已參與各省地方政治。潘狄特夫人因此被任爲故鄉教育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七年她被選爲聯合省立法議員，並兼任衛生部部長。在印度她是第一個當選爲部長的女議員。她在職兩年，事後她將她任內的演詞與文章編成一本書叫『就任部長記』（So I Became A Minister）。

從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她是全印婦女會議主席，而事實已成爲全印二萬萬五千萬婦女的領袖之一。這期間她領導婦女作配合反法西斯戰爭的努力，對印度婦女運動的發展，起着不少的作用。

她雖出身於婆羅門貴族，但是反對婆羅門教義。她曾經說過。『教徒當權，限制日增。他們使階級制度越嚴，提倡婦女早婚，並鼓吹婦女要死守家園。自然，女子年齡愈小，愈缺之主見，於是婚姻全由父母安排，她因此喪失了自己擇偶的權利。』

大戰期間，印度東部災難頻仍，兒童受難尤

# 婦女生活講話

## 第二講 改變生活的方法

黃存養

從最初有人類起，一直到現在，人類已經把自己的社會大大地改變了若干次。社會科學告訴我們：人類最初有原始共產社會，後來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現在，又有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社會呢？還停留在半封建社會裏。就婦女生活來談，各個時期的婦女生活各不相同，但除了原始共產社會，及社會主義社會婦女能眞正獨立外，其餘各時期的婦女大多數處於男子的隸屬地位。

爲什麼原始共產社會，及社會主義社會婦女在社會上能佔優越的地位呢？因爲婦女在社會或家族中的地位是和經濟的原因有密切的關係的。原始共產社會裏，婦女除了負擔養育子女的責任外，更能同男子一樣參加一切社會的生產活動。因此，婦女在那時的社會佔優越的地位。自私有財產制發生，財富集中於少數男子手裏以後，婦女在社會生產上成爲男子的補助者，甚至脫離生產勞動，而僅執行消費任務，從此，婦女便處於男子的隸屬地位之下，過着黑暗的非人的生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男女平等的口號，儘管早已高唱入雲，但實際上並沒有達到眞正平等。各職業部門，除戰時准許婦女參加外，戰後仍不能盡量容納婦女。一般女工所得工資，總比男子所得爲低。尤其在法西斯國家，婦女事實上被認爲家畜，她們的作用在於生育或供給奴隸式的勞働。反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婦女與男子一樣，可以享受同一的工作權，同樣的工資，休息，教育和社會保險等。不但如此，國家還特別保障女子的利益，例如，懷孕期間請假照付工資，並設立許多產科醫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等。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婦女過着合理而有價值的生活。

因此，婦女如果要獲得和男子同樣的社會地位，必須具備婦女能參加生產勞動的社會條件，這是說，必須有合理的社會制度產生。

根據這種看法，我們可以確信，婦女問題決不是女性對男性的問題，而是婦女對社會制度的問題，它和其他種種社會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的。所以，婦女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一樣，在一定的歷史根據下存在，又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被提出或被解決。

就婦女生活來說，在過去奴隸制社會及封建社會雖然存着婦女被壓迫的事實，但因可能把它解

---

深，她以「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發起「全印兒童救濟會」，並担任着該會會長。

大戰結束前，潘狄特夫人的努力已經轉移於外交方面，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時期，潘奉命以觀察員資格滿會，會議後並曾週遊美國各地，發表演說。一九四五年四月裏她致函聯合國會議的秘書長，略謂：

『我在此爲祖國發言，係因祖國的呼聲業已被英國壓迫所抑制。但我亦係爲所有類似印度的國家發言，因爲它們被蹂躪於外國軍閥鐵蹄之下，無法申訴。……亞洲六萬萬被奴役的人民的呼聲也許在聯合國會議中不能正式聽到，而那些喪它們自由權利的人們還可能出於冷嘲熱諷，但是它們如果得不到正義待遇，世界也就始終沒有和平。』

一九四七年春，聯合國大會時，印度業已產生臨時政府，潘狄特夫人被任爲出席大會的代表團團長。她以外交舞台新人的姿態，爲印度以至於其他弱小國家的權利據理力爭。她曾爲了南非印度移民的待遇問題與南非總理七十高齡的史末資大辯，結果她只得到菲律賓與蘇聯支持。中國與美國都與南非探取一致立場，使她大爲失望。

今年夏季，印度開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印度政府就派遣了這位傑出的女兒担任第一任駐蘇大使。蘇聯是歡迎的，這不僅因爲蘇聯自己也派遣女大使，而且因爲她是畢生爲民族獨立奮鬥的一個革命女性。

據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描寫，她是「一個美麗的婦人，——鬈曲的銀髮，大而黑的眼睛，流露着智慧的光，她皮膚白皙，具有亞利安人良好

決的社會條件還未具備，故婦女被壓迫的事實非但男子不認當不合理，即婦女本身也以此諉之命運而不加反抗，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技術的發達和科學文明的進步，就促使婦女自身的覺醒。至此，改變婦女生活的物質及精神條件日漸成熟，婦女再不安於被壓迫生活而加反抗了。於是問題就被提出被注意。總之，社會是在日新月異的變動中往前進步的，不合理的事總會於社會的變動中揚棄的。

不過，社會的變動中，總有進步與退化兩方面的鬥爭。改變婦女生活在進步的變動中被提出，卻在退化的變動中受阻礙。這是說有些人害怕舊社會的崩潰，會影響到他的特殊利益，因此極力採用開倒車的方法去阻礙新社會的成長。第一講所說憑命運的，享樂的，無目的的種種不自覺的生活，就是特權階級所設計的開倒車方法中所延長的生活環境與習慣所養成的。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是依一定的歷史規律往前進步的。今天人類社會的變動所以參差不齊，有進步的一面，有退步的一面，原因在各社會採用正誤方法的結果。歷史究竟是有自己的客觀規律，這是說，改變社會得依一定的方法去做，方法不對，改變社會的目的就達不到，甚至於會把事情弄壞。把木頭放在熔爐裏，只會產生灰燼，決不會成爲棹椅。比方說，社會制度不好，婦女在男子的壓迫下過非人的生活，我們要把它改造好，用什麼方法呢？在決定方法時，你必須要有一定的認識，才會得到正確的方法。

我們要認清；婦女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份，婦女是人類羣體中的一員，是社會中的一份子，社會本身是要向更高級的社會發展的，那末，婦女改變生活的方法，就得從促進理想社會的實現，這總的方法做去。如果我們以爲婦女隸屬於男子之下，與男子站在對立的地位，處處與男子作對，那是大錯而特錯。其結果就等於想在一千度以下的熔爐鍊出鐵來犯同樣的錯誤。在現存的中國社會制下，士兵，農人，工人，智識份子，店員學徒，儘管他們求生活求解放方式是多樣的，即有的揹搶，有的耕田，有的搖筆桿子，但他們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被壓迫者，他們也正和婦女一樣要求過一種合理的生活。因此，婦女們得聯合社會上的被壓迫者，共同負擔改變社會的任務。

也許有人要說：使婦女地位卑微的原因，主要既在經濟不獨立，那末，一個有遺產或嫁得金龜婿的女子不是可以提高她的地位嗎？參加工作部門的職業婦女不是已獲得解放嗎？終身不嫁的女子不是可以免受男子的壓迫及兒女家事之累而獨立自主嗎？我的回答是不。因爲儘管你手裏有的是外滙黃金，但只要你脫離生產勞動，而僅執行消費任務時，你仍然是男子的附庸。而少數參加生產勞動的婦女，只是少數婦女自身獲得局部的解放，而這局部的解放有時會被落後的潮流所掩沒。至於終身不嫁，如果爲促成理想社會的實現而出此是值得嘉許的，如果爲的避免作男子的犧牲品那只是個人主義逃避現實，獨善其身的表現，她的生活環境，仍是失卻光明的，總之，這些都不是改變生活的根本方法。

之髮型，雙手纖細，瘦小而赤露的腳登金色皮鞋，長圍布把她纖細的身材塑成了壯麗的綫條……她的口音柔和，清晰而響亮，英語純粹。人們一聽到她說話就會預感到她將說些什麼，那是堅決，無畏而聰明的話語，不論你同意與否，一定覺得是值得一聽的。』

對於潘狄特夫人以至於印度國民大會全體，我們有一點遺憾，就是他們今天的政治路綫是保守的。它對英國妥協，停止革命鬥爭，對內分裂，不但不維持全印民族的統一，而且控制了政權，阻礙人民力量的發展。這對於印度的眞正自由獨立顯然是有害的。潘狄特夫人身爲國大黨領袖之一，自然也該負責的。

## 家庭瑣事

許由

法郎士在他的友人之青說過：倘若每個人都把他家庭中所發生的事故記下來，成爲一本家族史料，說不定比羅馬的歷史讀起來還有趣味呢！讀這些話的當時，我還是一個獨身的人，馬馬虎虎就忽略過去了；現在，經過了十六年的家庭生活以後，覺得法郎士的話是異常之有斤兩了。

倘若說整個的社會，家庭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石的話；那麼，這基石的內容，我們是値得一番描寫的。大孩子生了病，小孩子進了學校，丈夫和太太爲了一件芝麻大的事吵了架，但不久又和好了，米貴了，豬肉漲了，忘了買發火柴，把煤球簸欲來生火爐，……這，我覺得不但是有價値，而且是有趣味。

什麼是改變生活的正確方法呢？我們不能頭痛醫頭，手痛醫手，而是要全盤計劃，從根本痛源醫起。使婦女過着一種悲慘的生活，是社會制度不好，存在着極大的階級矛盾不容許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結果。我們要把生活改變，方法上，就得站在最大多數婦女羣衆的立場，由廣大的婦女羣進而聯合各階層的廣大羣衆，進行推翻舊社會制度，以實現新型的民主主義制度，通過這新型的民主主義制度，才能逐漸過渡到新的理想社會。這樣，被壓迫的人羣，被壓迫的婦女，不斷地進行鬥爭不斷地解放矛盾，又不斷把人類社會推到更高的階段上去，人類社會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愈走愈接近自由幸福的理想之境。我們積極地參加這一推動歷史前進的鬥爭，我們才不愧爲一個現代的有價值的婦女。如果我們不從根本的遠處着眼，亂信空想家的言論，設計一種似是而非的社會，讓婦女躲在溫暖的家庭裏做育兒工具或和男子站在對立地位，那是一種失策，因爲在人類歷史的過去時代裏，就有很多空想的社會改造家，沒有一個曾經是成功的。

總之，我們必須生活到被壓迫的大衆羣中去，站在大衆的立場，代表大衆的利益，以大衆的意志爲意志，去進行消滅人類中的反動份子，然後理想社會才有實現可能。只有遵循這一條根本路線去奮鬥，婦女生活才臻完善完美之境。

## 來件

# 梁靜波含寃未伸

去四年月間，廣西省橫縣冷水鄉木嶺村附近，發生一件慘無人道之謀殺案件。被害者梁靜波，兇手爲其夫鍾業裕。梁原籍蒼梧，與其夫鍾業裕同係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鍾已結婚，因工作關係與梁相識，繼而行騙重婚，但於梁生一子一女後，又勾引南寧一唐姓女子與其同居，前年八月梁因不堪虐待，迫得含淚與鍾離婚，而當時梁已懷孕八月，雙方訂明嬰孩出生時，鍾負擔生育費，並至梧接取嬰孩撫育。後嬰孩既生，梁氏屢電鍾囑其遵約，而鍾竟置之不理。梁於家人責備與生活壓迫之下，親自將嬰孩送返橫縣橋笪鄉鍾家，鍾及其家人得知，不但不預爲接待，反而緊閉大門，不准梁進屋，梁在屋簷下露宿一夜，次晨祇好攜嬰孩步往靈山找鍾。斯時鍾任秘書職於靈山縣政府，見面後，鍾施詭計，誘騙梁回橫縣。次日，鍾即召其叔父赴靈山磋商「定計」槍殺梁靜波，事後鄉公所曾於行兇地點附近拏獲掩埋屍首之兇徒三人，據供稱：渠等係靈山縣府秘書鍾業裕之叔父以一萬二千元收買彼等於行兇後掩埋屍體云云此事發生後，激起全橫人士之公憤，地方法院亦曾派警至鍾某家緝拿兇手，奈鍾某在橫之潛勢力異常壯大，又因其任職靈山非地院權力所及，於是竟無結果。希望我婦女界同胞共同奮起主持正義。

橫縣婦女會（36.7.20訏）

托爾斯泰是那麼一位偉大的國際文學家，但我們倘若只讀他的小說和他的論文，則我們始終只了解托爾斯泰的一面。我們必得讀他的日記，知道他在家庭中的生活狀況和他所記下的許多家庭瑣事；於是我們不但了解托爾斯泰而且了解帝俄時代的俄國社會了。所以托爾斯泰的太太，不重視托氏那麼多偉大的著作，而重視他的一些日記；在六十幾歲的年華，我們的托太太還會脫了皮鞋，偷偷地於托氏熟睡後，半夜到書房去偷看這位老人的日記。因爲她了解，表現於家庭瑣事中的托翁才是眞眞的托翁；而全世界奉承的托翁，不過是全人格的幾分之幾呢！

我讀過一篇法國人寫的小說，寫的是一位家庭主婦設計捉一個小老鼠的故事；在我的看法，這小說，無論從思想的觀點或趣味的觀點，我覺得和莫泊三所寫的一位女人的一生的「一生」同樣有價值的。

總之，據我的觀點，很多好的文藝之作品，不過是一連串家庭瑣事呢！



# 滄海桑田的遠東

梅碧華

（每月時事筆談）

璐華我妹：

八月，本來是值得紀念的日子：兩年前，日本投降就是在這火熱的月份。幾個遠東殖民地人民也是在這個月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如朝鮮，如印尼，如越南。而今，我們又遇到了這個月份，但遠東局勢眞是滄海桑田，變得不能認識了。

## 對日貿易

日本是個戰敗了的國家，但卻是個愉快的國家。按照麥克阿瑟大皇帝的說法，日本是經過一次革命的。對於這個『革命』的『民主』的日本，美國眞是費盡了心機，下足了功夫。八月十五日，日本民間對外貿易正式恢復。美國為什麼要這麼辦？是為了擴張自已的輸出，替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打開一條出路。日本在貿易上能夠自立更生了，也可以給美國省出一些力量來，以便對付世界諸種問題。

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和日本大作買賣是應該反對的。民間刊物以及未形成文字的許多工商界，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十分憤怒；甚至御用的參政員，點綴場面的監察委員都表示了反對。但國務會議祇是置若罔聞，你說可氣不可氣？為了打內戰，不惜爭取日本的物資。從日本輸入的大多是交通器材，枕木，工業器材，機器零件，蠶種，和桑苗；從中國輸出的是茶葉，桐油，糖，鹽。一幅十足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圖畫，日本在戰前力圖實現的，今天政府卻甘之如飴。這種情形不祇是打擊了我們的民族工業，而且是打擊了民族工業的南洋市場。政府不給人民留一點生路，眞不知是何用意？

## 對日和約

對日和約初步會議也是上月的一大題目。主要的是由於蘇聯的反對，美國的片面陰謀尚未實現。中國這方面，附和美國的主張，自然不在話下；但也『獨立』地提出了中英美蘇四國在可決票中應該佔三票。這是很難表現在具體事實中的。英美中的意見會不一致，我們是很難想像的。八月十三日，美國又對蘇聯提出照會，除重申前議外，也表示了反對蘇聯要由四外長會議的主張。蘇聯未予置答，祇是眞理報發表社論，仍舊主張應由外長會議先行商洽。

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認為為了世界和平，蘇聯參加共同討論對日和約是必要的。美國大有把蘇聯拉倒的意思：你愛來就來，不來也不恭候了。

## 魏使來去

魏德邁到了中國，他的行程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瀋陽，青島，濟南，台北，基隆，高雄，廣州……他要尋找的事實自然都找到了。他要見的人自然都見到了。為了點綴公正的場面，這位將軍除掉見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官方人士外，也見了百分之一二的民主人士。不過，這對於他的結論是不會有妨害的。

你聽過『南北朝』這個話嗎？據傳美國希望政府保持實力，不要虛擲力量，因此主張靈活地放棄一些軍事上毫無辦法的地方。你也許要以為這倒未嘗不是一個『偏安』的局面，但這是走不通的。看來美國也不想如此主張了。

其次關於練兵，大概要以台灣為大基地，訓練大批美式裝備的軍隊。這個消息報紙上不大多見，但你應該注意，特別是孫立人將軍的飛來飛去，負責練兵就是他。魏使看過基隆和高雄，傳說美國要在台灣兩端建立海軍基地，這絕不是捕風捉影，將來自會逐漸分曉。

魏德邁自命非凡，一口咬定中共要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的政府。共產！這在他的眼裏，眞是可怕之至！然而國民政府又腐敗無能。兩害取其輕，結果還是援助國民政府。提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遠景，可能是政治改革。因此，魏德邁對於政治上的一切不良現象，都是曲盡原諒的。

廿四日，魏使團和中國告別了。臨行前留下一個聲明，這可能是未來報告的序言或縮影。聲明中誇張了他所接觸方面的廣泛，並且說是關懷着全中國人民的福利。因此，未來的報告也可能自稱是符合中國人民福利的。實現和平，的確是我們的願望，但你想，促請政府不要以武力消滅共產主義是可能的嗎？魏使的意思是要使政府實行激烈而無所不及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要中央和地方機構中肅淸貪汚。憑常識判斷，這是可能的嗎？

魏使的聲明絕沒有想使中共再參加到政府裏來，祇是希望他們自動的放棄以武力來執行共產主義。這裏，他對於中共的恐懼，是溢於言表的。魏使確信中共所執行的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便是使中國當蘇聯的附庸！

他很巧妙地避開了美國的對華政策。自然現在他還不便多說。然而，歷史不是割裂。和過去兩年的情形串在一下看看，你便可以了然於胸了。

## 印荷爭端

印荷爭端仍然不見解決。八月四日遵照安理會的勸告，雙方都會下令停戰。但荷蘭帝國主義的野心自然不是輕易可以收起的。到月底，莫克，克里芬斯的態度又都趨向於作戰了。成功湖的調解，還沒有見效。

安理會方面的停戰決議，沒有談到荷蘭退兵，對於未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見具體，祇是空洞地提到了和平辦法。荷蘭一心一意不想通過聯合國的機構，特別歡迎美國的單獨斡旋。美國的斡旋和聯合國的調解，的確是大不相同的，因爲前者是附和於荷蘭的見解的，那就是說聯合國無權干涉屬於內政的事情。印尼方面是贊成後者的，歡迎聯合國組織仲裁委員會，來印尼監督停戰，促成和平解決。美國已於十八日撤回斡旋建議，底下的一幕是要完全看聯合國了。

在聯合國，印尼的第一個勝利是獲得機會把印荷爭端，列入議程，而且製成停戰決議；其次，便是印尼前總理沙利爾的列席會議，這等於在事實上承認了印尼共和政府的主權。蘇聯，澳洲，印度對於印尼立場的支持是十分堅決的。

## 泛美會議

八月十五日，巴西京城附近舉行廿國泛美會議。這個消息也許你不甚注意，其實是很重要的。自從杜魯門主義出世以來，拉丁美洲方面，還沒有過一次調整。這次會議的目的就在於此。大會是要把一九四五年三月的查普爾德貝克聲明，變成永久性的公約。從前的聲明還是爲了防制侵略，還是暫時的。現在卻要把它適用於平時，適用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一開會，馬歇爾就提出了聯防公約的計劃。這裏面包括外交，經濟，以及軍事的各項，關於軍事的一項正在討論是否出兵一點。美國老早就有一個美洲各國軍備標準化的方案的，大會也要予以討論。

最初，也有『西半球馬歇爾計劃』的傳說。十八日，馬歇爾親自說明關於經濟問題，明年再談。理由是美洲不比歐洲。歐洲方面的經濟問題，是引起了什麼道德和政治的問題來了。言外之意，美國在歐洲花錢，是另有所圖，是爲了阻止歐洲的新民主主義。

許多新聞記者的報道，說泛美會議也有反蘇作用。這話也對也不對。對的是泛美會議絕不會對蘇聯友好；不對的是美國目的絕不祇是反蘇，而是擴張政策，干涉美洲各國的獨立，使泛美聯盟變成一個侵略的工具。

## 美元英鎊

英國的經濟危機，不可不提。主要的是由於美元存底的枯竭。去年七月十五日三十七億五千萬元的貸款本來是要用五年，現在估計到今年十月就要花光了。美國貸款規定很多苛刻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各國存在英國的英鎊可以自由兌爲美元。

艾德禮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雖然保守黨和工黨左派自不同角度的聯合夾擊下，到底是在下院上院相繼通過了。這個計劃是增加煤斤生產，增產農產品，擴充輸出，管制勞工，裁減冗員，限制收入，管制投資，大體上是把經濟危機的負担轉嫁給勞工階級，而予鋼鐵等工業的國營計劃，則實行怠工。這套方案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另外就是對美國的財政談判。廿日雙方同意取消英鎊對美元的兌換，這樣就稍稍阻止了美元的危機。許多問題還在協商，尚無具體結果。傳說已自十二日開始的魯爾談判，也要併到財政問題裏一齊加以解決了。

魯爾談判是爲了協調英美對魯爾問題的歧見。馬歇爾援歐計劃已經明白地透出了是爲了復興德國，想把德國的工業放在美國獨佔資本的控制下，使它成爲新的侵略基地。

準談到此爲止。我希望你提出一些問題來，以使我在下次根據新的事實，給你具體的解答。祝

秋安

梅界華上 八月廿五日

# 挺進中的愛國助學運動

琴

「青年學生是絕對不容妥協的」！

當政府剛開放對日貿易後的第二天，「助學聯」就提出了

「愛國助學運動」！

立刻，得到了許多大中學的響應，全市一百隻學校五六千個同學，集體喊出了兩個口號：

「幫助淸寒同學，解決失學問題」！

「提倡國貨，抵制日貨」！

並且在各校代表的一致贊成下，決定了八月二十、二十一兩天總推銷和宣傳。

十九日的晚上。

各校助學聯的幹事們緊張的工作着，連夜不睡的開通宵，忙着統計人數、編隊，分配推銷貨物、印快報、傳單、寫活報…………

有的計劃着怎樣宣傳？怎樣設置休息站？怎樣演街頭活報？……

興奮使每個人都忘了疲倦，誰都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去迎接這含有雙重意義的偉大的運動！

廿日的大淸早，同學一羣羣的往助學聯去。

「快點，經濟時間」有一個同學提議。

「對！奔吧」立刻得到了擁護，只聽得沙沙沙的腳步聲，

人像野馬似的奔跑着。

路人帶着驚奇的目光看着這一羣，

「不知道又要搞什麼玩意兒」？

是，今天我們要搞一個够有意義的玩意兒。

助學聯負責分配貨物的同學，已經把每個小隊的貨物分派好了，這裏有吃的、用的、消費的、實用的——一共有十來種。

那邊，一個同學在談宣傳的方法：

「這次的推銷，我們固然是爲了解決貧寒同學的失學問題，然而更重要的是展開宣傳反對開放對日貿易，我們要把反對開放中日貿易的口號帶到每一個角落裏……！宣傳，我們首先要對他們講，不要忘記日本人過去在華的暴行，然後再談到對日貿易開放後，將引起社會和經濟的混亂情形，最後，我們應該明確的指出，中國的人民必須起來反對開放對日貿易………」

於是領了貨物、傳單、歌曲、宣傳錦囊，一隊隊就開始出發了。

出發第一個問題是地點，那一個地方宣傳最適當？

「我主張跑銀行，上次推銷的時候，銀行的成績不是最好嗎？」一個同學說：

「不」另一個同學糾正他，「我們這次的愛國助學運動，頂重要的是把中日貿易開放的消息帶給每個老百姓，而現在，上中社會的人士都比較了解這件事，最不明瞭的，是那些屬於下層社會的份子，銀行的辦事員是屬於中層的，他們比較明瞭，所以我們應該改換對象，把這個宣傳深入[illegible]中去。」

對！大家擁護這個同學的意見，立刻，小隊的每個隊員就開始找尋着他們的宣傳對象。

遠遠的來了幾個販菜的老婆婆和年青婦女。

於是幾個人立刻擺好了陣勢，

「喂，老婆婆，請儂等一等好哦」？

「小姐，阿是要買菜？要買啥格菜呀，便宜來希！勿討虛頭格」？

「不是格，老婆婆，我伲篩把儂聽一樁事體好哦」？

得到了同意。

宣傳小隊生動的演詞引起了人們對於日本鬼子殘殺中國人的回憶。

老婆婆被感動得流下了淚，一個年青人說：

「我們姐妹的骨頭還沒有枯，日本鬼子又要來了嗎」？

是的，八年抗戰中，被鬼子蹂躪犧牲的姐妹們還不够嗎？

一個隊員把「三毛助學記」解釋給他們聽。

她們立即掏出二百或三百塊錢來，買了一點牙粉——

臨走時，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

「好小姐們，我伲一定弗買東洋貨，謝謝儂講把我伲聽，儂格種紙頭把點伲，讓伲帶轉去，把伲隔壁鄰舍好哦」。

挑菜的人走了，餘下的是老婆婆的哭聲，還留在每個人的耳邊。

許多攤頭在那邊，

又是宣傳，推銷國貨，發傳單——

一個買毛巾的說，

# 禁舞聲中的舞女

琦

在江寧路愛文義路一帶，或在杜美路霞飛路一帶，有好幾個設在花園內的舞廳，院落大，空氣好，晚飯後，呆在家裏覺得悶熱不過，而身邊的經濟尚感寬裕時，搖着扇子和朋友就近到那兒去坐坐，在幽靜的燈光下，泡一杯香茗，邊喝邊談，清風徐來，吹走了白天在辦公室裏或在家中所受的氣惱，碰上音樂合味口時，就要姿起舞，不覺疲倦，只有舒適和快感。

但是那些坐在舞池旁以賣腰為生的舞女們卻沒有這種悠閒的心情。玲玲在擔心今夜又會白坐了，明天的菜錢尚無着落，前兩個月借錢買的兩件行頭至今還不能付還；娟娟在想：孩子六歲了，總該進學校了吧？但是學費怎辦呢？曼麗擔心着病在床上的母親，希望今夜有多一點收入，明天好讓母親去看一看醫生，蘭若在羨慕隔壁姊妹的衣裳，心想：『假若我也有這樣一件講究的衣裳，生意一定會好得多』，但一問材料連做工錢洋二十多萬元時，又懊喪起來了；美紅看見小寶和自己一樣生意清淡，於是起了同病相憐之感，不覺走過去，拉起小寶就到舞池裏去『蓬拆』了；導愛在席間穿梭般走來走去，現得忙碌非常的明明，每夜至多也只有五六萬元的收入，卻要瞻養母親和三個弟妹的生活；生意較好的李蘭，施着疲乏的身子，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地跟着人旋轉，腳底發麻，腦袋發脹，剛剛停下來，侍役遞來一張紙條，說某軍官叫台子，於是她又勉強着裝起笑容，走到一個陌生人的前面，打起純熟的蘇白……——

好久了，我沒有到舞場裏去，這羣在人肉火山中賣笑為生的舞女們，不知怎樣了？她們聽說政府要禁舞以後，不知要起怎大的恐慌呢？她們對自己今後的生路有什麼打算沒有？政府當局對她們可有什麼善後的辦法：我想關心她們的姐妹們，一定想知道這些的，這是我今夜特地去訪問她們的動機。

今夜當我踏進××舞廳時，還只有八點半鐘，樂隊還未來，遊客也稀稀朗朗沒有多少，而玲玲早已在那裏徘徊着了。她是該舞廳來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一個，她長得並不美，一副大而無神的眼睛老是遲純地凝視着人的臉，穿着一件與她個性完全不調和的大花衣服，偶而地好像記起了什麼似的望着人不自然地微笑着。從她的口裏，我知道曼麗自母親病死後，因此地生意不好，隨着另一個大板到香港去了，蘭若嫁給一個船上人也被帶到外埠去了，而她依然在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況下活着，當我問到她禁舞後打算改行嗎？她望了我一下就低下頭去，半響才說：『改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天天在希望着能够為別的事做，

---

「對啊，是中國人都應反對搭日本人做生意，我以後一定不買日本貨，隨便伊那樣便宜，而且我還要講給阿拉小囡聽，叫伊啦要立志不買東洋貨。」

「對！啥人買仔東洋貨要把天雷劈殺脫。」一個報販說。

……

前進，前進，再前進！

無論宣傳的對象是農、工、商、學、兵得到的都是：

反對開放對日貿易！

一個兵說：

「中國人真不好，要自己人打自己人，要是不打，日本鬼子也不敢來了，唉，當小兵的，就沒有法子，一定要聽上司的命令，老實說，我是第一個不贊成打的，」

看，厭戰的火焰燃燒在每個人的心頭。

中午的時候，到了休息站，

麵包，開水，活報……

無條件的供給了同學。

同時同學對一上午的工作，也可以作一短的檢討：我們的推銷工作沒有展開，宣傳倒有相當成績，下層的勞苦大衆太窮了，他們本身的生活都成問題，那有餘力來買我們的東西呢？但是只要宣傳有成績，大家抵制日貨，抵制一切吸吮我們血汗的外國貨，我們的國貨依然會有銷路的，我們於是又計劃着下午，明天的工作……

大門口點着：

「氣打足了嗎，打足了，再前進」！

是，再前進！

比如娼妓吧，或者初級小學教員（她原來是某校高中學生），即是在家庭裏管管孩子也行，那樣雖然清苦，但是有固定的收入，總比在此地一天不知一天地過着要强得多，而且吃我們這口飯的，說起來也怪難聽，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找不到其他職業，而且也沒有人會介紹其他的事給我做——』於是我把報載政府有將舞女經三個月短期訓練爲護士的計劃告訴她，問她是不是願意去當護士，她說：『我也聽得人家這樣說——當護士也許可以解決我個人的生活，但是解決不了我一家的生活，我有母親有瞎了眼睛的哥哥……同時我看見隔壁王家妹妹就是學護士的，她學了三年護士，到頭來還是呆在家裏沒事做，我們受三個月訓，就可以當護士嗎？我不相信用得了那末多的護士』。『怎麼用不了，到前線去救護傷兵，但是這種當砲灰的事情誰高興去作，命總歸是要的！』娟娟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背後的，她一面說着一面坐到我桌旁的椅子上，娟娟依然是那樣消瘦，開口就怨她的丈夫死得太早，留下了一個孩子叫她沒辦法，自己又沒有讀過多少書，又吃不了苦，她說：『誰願意當舞女，沒辦法呀，要我當老媽子，身體吃弗消，當舞女雖然不好聽，但下不了多少本錢，就可以有收入，誰不幹，不過這口飯現在也吃不多久了，怎辦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到那時再講吧！大不了當妓女去……』

明明也跑攏來了，她今天穿的白底藍條的緊身綢衣，據說她好久沒有上舞廳來了，在不久以前，她有了『相好』，據云她那個『相好』是某大公司的小開，他答應代她負起全家的生活擔子，但是同居沒有一個月，那個小開的太太知道了，跑到她的寓所來毒打了她一頓，而且把房裏所有傢具用品都搗碎殆盡，男的也乖乖地跟着太太回去了。於是，她爲了生活又重新出現在××舞場裏，雖然她的同道姊妹們，都很同情她的遭遇，但她卻因此變得沈靜了。她對禁舞的看法是這樣：正式的舞女不存在了，變相的舞女依然會有，以後舞女也和私娼一樣，偷偷摸摸地幹『地下工作』了。她沒有想到改行，也無法改行，她說反正舞女也好妓女也好，都一樣出賣色相，幹不了這項幹那項，我想她也許是因婚姻受了打擊的原故，談話老是氣憤憤地。

小桃紅是一個剛下海的舞女，她穿着一件花式並不新鮮的旗袍衫，頭髮也沒有做，在那不大鬈曲的頭髮上加上一朶粉紅色的紙花，臉上搽着濃厚的雪花膏，兀自坐在右邊角落裏發呆，音樂響了，她的同道姊妹們伴舞的去伴舞了，沒有生意的姐妹們也相互邀請在舞池裏旋轉起來，只有她既沒有男的來請她伴舞，姐妹們也不大與她打招呼，據說她來到這個舞場只有一星期，不愛說話，每夜坐上兩三個鐘頭就悄悄地走了，我爲了要知道她生活的實際情形，跑去請她伴舞，她個子相當的高，步伐很生硬不時地踏着了我的脚，一場舞跳下來，她已有點乏了，我慢慢地和她混熟了，原來她是江北人，因爲不大會講上海話，所以使她變得容易口吃，她和她丈夫從內地復員到上海來，因丈夫去年被裁員而失業了，至今找不到工作，四五個孩子，沒有辦法，她白天在家照料家事，晚上乘孩子熟睡了，就出來當舞女，想不到出來沒有幾天又要禁舞了，她並不想當舞女但找不到其他職業……

我這次所訪問的舞女，有三十多歲兒女成羣的母親，也有年剛及笄的少女，這些都不是「洋囡囡」，「大令」，「夏被單」等類的舞女，所以她們的收入也不像紅舞女一樣與舞場老闆二八或四六折賬的，是對折甚至還少，再加上各種捐稅，層層剝削，落到她們手上的收入委實菲薄得可憐。在此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裏，婦女無論在教育、職業、婚姻等等上，都被忽視、被壓迫、被擯棄着。就是這樣一項以最原始最簡單的本能，來換取一口男子所施與的殘羹剩飯，如今也被剝奪了。『誰願意當舞女，不得已啊！』這句話蘊蓄着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多災多難的中國，排在政府面前可作可爲應興應廢的事情該有多少

但是政府放着應做的事情不做，專門在這種不着邊際的牛角尖裏作文章。政府當局的大人先生們，也許沒有想到吧?!你們的一張命令，將要造成多少人的悲慘命運，全上海二三千舞女，她們不學無術，政府過去對她們既未負起過教育的責任，如今爲了提高「道德」水準而禁舞，對她們今後的生活和職業又提不出具體的辦法，究竟叫她們以何爲生呢？究竟叫他們到那裏去呢？想起她們的話，想起她們的前途，我不寒而慄了，但這是她們的罪過嗎？請大人先生們饒饒吧！

# Rh與人的血液

趙炳林譯

你結婚了嗎？你是否與你的良伴（妻子或丈夫），計劃着小孩子的來臨，來增加你的婚姻生活的意義？無論你是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或任何年齡的兒童，你會想到，或許有一天，你會需要輸血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那麼，人類血液中的 Rh 因素，對於你的幸福，你的生活，便非常重要。

雖然，Rh 因素引起嚴重後果的機會，並不甚多，但是，假若，你忽略了這一個醫藥界的新發現，也許悲劇便有着產生的可能。

正像許多其他科學上的大發現一樣，Rh 知識的探得，也是出於偶然。但是，當 Rh 的研究報告，一經正式披露，許多困難問題，苦煞了實驗室中的醫學家的困難問題，都渙然解決了。

爲什麼有着一些，各方面都健康的母親們，總是小產或死胎？爲什麼有着一些小孩子，產後十分正常；而數小時後，卻現出難治的病徵？爲什麼，有着一些產後虛弱的母親們，接受了同一類型的血液，即呈出非常不良，甚至致死的反應？爲什麼，有一些成人，男孩子或女孩子輸血後，亦現出怕人的反應？

Rh 便是牠的答案。

* * *

許多人，都知道這一個事實，人的血液，可以分爲四種基本的類型：A型B型 AB型和O型。研究另一種的血液分類法，並企圖將A，B，AB，O四型，再作更進一步的支分，在這個過程中，最近去世的，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卡爾・蘭得斯泰因博士，和亞力山大・魏納博士，發現了 Rh 因素。

含有着Rh因素的血液，注入到不含Rh因素的血液中，那麼，在病人的身上，便要產出一種 Rh 抗毒素，並發生一種劇烈反應。

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們，在血液中含有 Rh 的，而爲 $Rh^+$ 的人；其餘的百分之十五，在血液中，卻缺少Rh的，而爲 $Rh^-$ 的人。

對於這一個事實，你用不着驚異，也無須過於担憂。無論你具有Rh，或不具有 Rh，對於你的聽覺視覺——你的各方面生活，都毫無影響。你具有 Rh 與否？除非專家檢驗，你自己或別人，都無從知曉。具有 Rh 與否，本身並非病態，亦非有助於疾病的傳染或治療。

Rh 抗毒素，也是如此。牠對於人的身體，並無害處，除非遇到某一種情形。

Rh 抗毒素，祇在 $Rh^-$ 的人的血液中產生，如果他或她接受了輸入的 $Rh^+$ 的血液。Rh 抗毒素，就能够在做母親的身上產生，如果她的嬰兒是 $Rh^+$，在子宮中或在出生中，血液發生了接觸作用，危險便在這裏：母親血液內的抗毒素，進入 $Rh^+$ 胎兒的身體中，災害即會發生。

有着 $Rh^+$ 的父親，和一位 $Rh^-$ 的母親，可能產生一個二個或三個 $Rh^+$ 的嬰兒，而並無任何意外發生。又如，嬰兒具有着母親的 $Rh^-$ 的血液，那麼，更不必多加顧慮憂愁。

然而，一位要做母親的少婦，也許，他在嬰兒患病時，曾經輸過血液（$Rh^+$）而她自己卻並不記得。在這種情形之下，Rh 抗毒素，便會引起麻煩了。

* * *

這一種情形，在佛蘭克林家，曾經幾乎引起悲劇。

佛蘭克林家的年輕夫婦，詹姆和露拉，住在美國的西部。去年，露拉告訴她的丈夫，她有了小孩子。這一個消息，使詹姆和露拉都十分的興奮欣喜。

他們的家庭醫師，向露拉說，她應該檢驗一下血液，她的驗血紀錄上寫着：O型，$Rh^-$。露拉是屬於那百分之十五的女性。

因此，詹姆的血液，也須要加以檢驗。他，雖然也是O型，卻屬於 $Rh^+$。

據照遺傳定律，嬰兒的血液，有着五分之四

的機會，與詹姆相同。嬰兒與麗拉，在血液上，是否會相混呢，却引起他夫婦一些隱憂。

然而，這種危險的可能性，却是很小的。「你們實在用不着多憂，」醫生向他們說：「總計的數字，指示出來，$Rh^+$父親與$Rh^-$母親的第一個嬰孩，幾乎完全都是健康而又正常的。」

這一對年輕夫婦，看看好像寬慰一些。

「麗拉告訴我，她從來不曾輸過血，」醫生又繼續着說：「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在她的血液中，尙無有Rh抗毒素的形成。然而，這却並非說，我們什麼都無須準備了，因爲，我的經驗告訴我，要時時刻刻，預料着那意外的事情的發生。」

預料着的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麗拉的嬰兒，生下便帶有着嚴重的丹毒症。麗拉，面色蒼白地臥在產褥上，她還不曉得隔壁另一個房間，正在進行中的一幕。在那裏，嬰兒無力地躺着，發出微弱的哭聲，他的眼睛，毫無光彩，好像在他的軀體中，並不含有着生命。

當醫生進來時，一位女護士把這嬰兒抱起。在醫生的指示下，另一位女護士拿着注射針管，在嬰兒的頭部，找到一個地方，把針頭插入。他們給嬰兒輸血。

這嬰兒，爲什麼在生後，便有着這種現象呢？醫生在迷惘地想着。事實指出，嬰兒於子宮中，便受到Rh抗毒素的損傷。然而，爲什麼嬰兒受到的影響，又是這樣的嚴重？

正當醫生這樣思索時，嬰兒開始大聲地哭了。他的小眼睛，也閃閃發出光輝。瀕臨危殆的小生命，已返歸人間！這就是今日科學進步，輸血治療的奇蹟。

* * *

以輸血，救治生下帶有丹毒嬰兒的方法，是菲律浦·萊文博士研究的結果。但是，爲什麼麗拉的血液中，會含有Rh抗毒素，而又進入她的嬰兒體內呢？這一個疑問，乃被麗拉的母親，在函覆麗拉家庭醫師的一封信中，解答了。

「你問我」她寫着「麗拉幼時，是否會患病輸過血嗎？我記得有過一次，在我們城中麻疹流行時，我們的家庭醫師，也和那時的其他醫師一樣，告訴我，把我的血液，輸一些到麗拉體內，便可以發生免疫的作用。那時，麗拉還非常幼小，還不能够記憶。」

麗拉以後，還會再生產其他的小孩子。麗拉的血液中，具有着Rh抗毒素，遇到了$Rh^+$的胎兒，這種事情，還會照樣發生。但是，假若他們的小孩是$Rh^-$呢，那麼，便無須多憂。

降生後，帶有着嚴重丹毒的嬰兒，祇有注射健康$Rh^-$的血液，纔可以沖淡緩和Rh抗毒素的損害作用。當然，嬰兒母親的血液，不可使用，因爲，她本身便含有着Rh抗毒素。

「在三四個月的時候，這種嬰兒，還須要再注射一次$Rh^-$的血液，」萊文醫師說：「以後，他或她，在血液上，便可以和一般人一樣的正常了。」

萊文醫師堅強的主張，爲了要減少Rh抗毒素的災害，對於女性，甚至幼小的女嬰，在未檢驗Rh前，千萬不可以輸血方法，作治療之用。

事實上，男性在未輸血前，也必須將他的血液加以檢驗。因爲，假若他是$Rh^-$，那麼，他接受了$Rh^+$的血液，Rh抗毒素的產生，反應期間，會施予他很大的痛苦。

* * *

在萊文醫師的桌上，放着一巨冊關於Rh種種的記錄。其中包括着美國各州的男女，並有着一些材料，來自世界其他各國。這些都是各地的醫生們，報告給他的。

在有些記錄的下面，還有着小字的注釋，假使，加以補充詳述，都可以寫成一篇一篇的小說。這都是產母或嬰兒，在生命危殆時，打電與萊文，又按照着萊文覆電中的指示，所完成的科學上的光榮奇蹟。

也許你住的地方，是一個較小的城市或村鎮，那裏缺少完善的醫院，無有現代的醫藥設備，也無有專門的優良醫師。

對於這個問題，萊文醫師有着一個建議。他主張在每個城市村鎮的醫院裏，都應該聘有一位熟悉Rh的醫師。他又主張，國家應該通過一條法律，禁止醫生採用檢驗未明的血液輸血，以防危及$Rh^-$的男女。

還引起了一個立法問題，那乃是：是否應該禁止$Rh^+$的男子，娶$Rh^-$的女孩爲妻？

萊文醫師說「我的意見，應該禁止。」許多其他的醫生，也認爲，對於雞曼綠的事件，須要加以限制。

是否會有着一日，$Rh^-$女性在生育上所受到的威脅，能够完全除去？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是，無數的科學家們，却在高度的顯微鏡下，做着研究工作，堅毅不倦的進行努力。

一九四七年五月廿日譯自 Look



# 請給兒童實際的教育！

士一

禮拜天下雨，杰兒不能到院子裏去跑，就在房內搬弄玩具，忽一會，看見牆上掛的爺爺那張大像，想起了一件事，他要我拿一塊布掛在那張像旁邊，我不知要幹什麼，只好照他說的做了，等我掛好以後，他就拉着他弟弟站在大像面前，很恭敬的行了很多禮，並且還唱：「三民，主義，一件，一件」弟弟一動，他就瞪他一眼，弟弟不感興趣，自己跑開了，使我非常好笑，我知道這大概是他在幼稚園學來的。禮拜一，我送他去上學，果然，搖了上課鈴以後，第一節課就是做紀念週，教室牆上掛着總理遺像，兩旁掛着黨國旗，老師命令孩子們恭敬的立正，進行開會儀式，在唱黨歌的時候，果然孩子們也和我們杰兒一樣，不明不白的「一件，一件」的跟着老師的琴聲哼着，唱到幾處高音的時候，有的孩子臉都漲紅了，孩子們是勉強的維持着鎮靜，但仍舊有的在告狀，有的在互相推打，有在搶奪手裏的東西，老師雖然幾次向他們瞪眼，並且拼命的把琴彈得很響，但孩子一面在哼着，一面還是不斷地在搖動着，整整花了十五分鐘，這一個儀式完了，我覺得這簡直叫孩子們受十五分鐘的舌刑。

我認爲對於兒童的教育應該是很實際的，我們崇拜孫總理尊敬國父應該是在孩子們的生活中，一切活動中，把總理偉大的人格，大公無私的精神，近代的思想，以及艱苦的功績，酌量兒童接受的程度，指導給兒童，啓示兒童，而不應該很空洞的叫他崇拜一個偶像，唱一只連中學生都很難理解詞句的黨歌，這對於孩子們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第一，剝奪了他們十五分鐘的時間，第二，勉強鎮靜的一批孩子，完全是懾於老師的威力，而另一部份不安靜的孩子，顯然是失掉了老師對他們的威信，第三，怕老師而又不安靜的孩子，就必定是躲開老師的視線，偷偷的去自由活動。其實兒童到了他的理解發展到相當程度，有了國家觀念的時候，他自然會愛國旗，他知道了中國的歷史，知道了總理革命的經過，他自然會尊敬國父，甚至把總理的遺像掛在他的房裏，而不會以爲任何一張大像掛上一塊布，我應該向牠行禮，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另外，我在某篇關於托兒所的報導文稿上，看見青年會托兒所裏，在吃飯睡覺以前，必做禱告，我和前面一樣的感覺不應該，禱告對於兒童是太空洞了，在擺着一桌子菜飯，引誘着孩子們的食欲的時候，就應該讓他們很高興，很愉快的去吃牠，而又偏要他們閉上眼來祈禱，叫他們拼命的壓制着自己，同時孩子們對於莫明其妙的祈禱，可能發生很多不必要的幻想，這對於兒童的心理很不好的，要是你還告訴他們上帝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神，而他們又單純地理解了你的話，孩子們進取創造的精神都會減少了，就更不好，完全培養出一羣幼小的唯心主義者，一羣小教徒有什麼好處呢。積極的，應該是在兒童的生活中，發揮兒童的正義感，啓發，兒童廣義的人道主義的意識，這就足够表現基督的精神了。我想青年會一向是留是求事，所主辦的托兒所也比較完善，對於這一點，也應該是很客觀，不要以傳教爲重，而以兒童的身心的健康爲重

註：前面的「一件一件」是黨歌裏「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差不多我所聽見小孩子都唱不明白。

## 編後

本刊自本期起開始擴大徵求訂戶，請愛讀本刊的讀者們直接訂閱一份，並請多多介紹訂戶，俾與廣大的姐妹們攜起手來。

本刊自本期起，恢復到每月一日出版，請讀者注意。

「Rh與人的血液」譯文，在付印時，發現曾在本市出版雜誌上刊登過，但觀其內容，尚有值得向讀者們再介紹的，因爲Rh是醫學上的一個新發現，國內醫師知道的尚屬不多，不過譯者也許不是個醫生，所以有些名詞的翻譯與一般公認的術語有些出入，因付印倉促不及請專家醫生校正，此應向讀者抱歉的。

「我的暑期生活」的徵文截止日期，決定再延長半個月到九月半截止，評判結果當在下期發表！

定戶若有未收到本刊者，請即來信示知定單號碼，所缺期數和通信地址，以便補上。

本期因篇幅受限，故無法登過長稿件，尤其是習作園地稿務請不超過三千字爲要。



# 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自述

蕭　尼

我愛好文藝。喜歡讀任何文藝作品，更喜歡沉思默想，和動筆桿，學着寫小說、小詩之類。也許有人會以為：這是家庭環境關係，家庭教育所致。如若這樣猜，那是大錯而特錯了。因為我的爸媽，甚至祖父母曾祖，都是「目不識丁」的農夫農婦。我的愛好文藝，與這些的確是一點關連也沒有。

那末我的愛好文藝，導源於什麼地方呢？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是愛「打破鍋子問到底」的，那我也就交代一下。就是說：我的愛好文藝，是由於有一個親戚在圖書館裏做事，和一位先生介紹我——其實是訓斥我，因為我的智力足夠我應付功課裕如，因此很會「淘氣」——『閑事少管，圖書館多跑跑』。因了這兩種關係，五年前，我讀初中二年級時，所以時常到圖書館做事的那個親戚宿舍裏去玩。她看我空閑得無聊，於是她介紹我看紅樓夢。這便是我愛好文藝的開始。

紅樓夢使我完全着魔了。上課時偷着看，下課了也不再出教室；看完了，從頭再看，一共看了三遍。繼紅樓夢之後，她又介紹了我許多俄國的長篇小說，如屠格涅夫的煙、羅亭；高爾基的童年、母親。這使我更瘋狂地愛上文藝，也同時愛上了圖書館。

由是，我立志將來要做一個圖書館工作者（昔時的將來，便是今日的現在）。這念頭，研究它的動機實際上並不怎麼高貴；因為當時並無什麼為大眾服務之類的大志氣。所以立志做圖書館員，那僅僅是為了自己，可以在成千累萬的書籍堆中，隨心所欲，要什麼書揀什麼書，那一線自私的意想吧了！

到去年，由於經濟環境不允許再繼續升學，因此學校生活告一段落。學校教育結束，也就是輪到我服務社會的開始了。所以在畢業考還未考之前，畢業與否還在不可知中，我便「未雨綢繆」，向多方面親友寫信，懇請介紹工作。當然囉！是把服務圖書館，寫在第一志願欄裏。

僥倖得很，（也許是幸運吧？）到畢業考剛考完的第二天，我便收到一個先生的回信，說我的工作問題全部解決，完全如願以償，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圖書館裏，並且可以馬上去到差的。

我當時那一份興奮和快樂，是我筆墨難於描繪，而諸位則可以想像得出來的。一個冥想四五年的，一旦見諸事實，一個熱情青年的那一付神情。

是一個雲淡天高的秋天早晨，我由×先生帶着去圖書館到差。我的心境同天色一樣，是晴朗，舒爽，而且快樂。到圖書館後，見過館長，繼由館長領我到各組室，一一的介紹，和說明。這是某先生，這是某小姐，這是採編組，這是出納部，這是閱覽室，這是書庫，這是破舊書本裝補處，這是善本特藏室……

在這時，我發覺到圖書館組織的複雜，以及一般人輕視圖書館的錯誤。同時也發覺到圖書館從業員的：女性多於男性——關於這一點，我到現在才知道，並且瞭解。女性的記憶力比較強；女性比較好靜，能靜；女性的指尖比較玲瓏，比較能夠技巧。而圖書館呢？正需求這些條件：終日埋頭書堆之中，一是一，二是二，機械地。160心理學，810中國文學，硬板板得死記，背熟，並且一點不能有錯。粘貼書標，繕寫書碼卡片，那更是非有技巧熟練而玲瓏的指尖不可。女性正好齊備這套條件，所以女性在圖書館事業上，得到比較受歡迎的優待。（我的觀察是如此。）

各組室走遍之後，館長問我頂喜歡在那一部分工作。天哪！叫我怎麼回答呢？對圖書館我是什麼都不懂，而什麼都想學習的。既不知道內容底細，這時也就結結巴巴回答不上來。臉燒得熱辣辣的，心裏急得有如打碎了五味瓶，惶然無措。館長看我一臉尷尬，彷彿已猜中了八九分，於是轉變語氣，慈祥地對我說：「你暫時就在採編組幫忙幾天吧！先向李小姐拿中日文圖書分類表，熟讀。至少要會背一千類。……不要緊，日子長了自然會的。還有，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會翻吧？『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字九』。比如一本三民主義，那末它的分類號碼是329.271。作者孫中山號碼是1252。『孫』字取兩碼是12，『中』字取一碼是5，『山』字取一碼是2。」

天！「一橫二垂三點捺」的歌訣，我是會小和尚唸經般的背誦的，可是說到使用呢？那可不大「靈光」了。比如「邱」字，我便決不定左上角是「2」，抑是「7」。因為平常在學校裏查字典，查辭海，都是用慣「部首檢字法」的呵！

「圖書管理，倒也如此繁雜!?」當天夜裏，我彷彿跌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說不出心頭是迷惘，還是哀愁？躺在床上，默默地自己問自己。同時也咒咀起學校來：「為什麼學校裏所教的，實際上應用不到？而工作上所要應用的，學校裏




◆瑞典京城報載稱，有一年二十四歲之婦女，最近經該地醫生動手術後，已變成男子，內閣將攷慮其請求男子姓名。醫院方面拒絕詳述或透露此人之姓名。

◆白金漢宮七月三十一日夜正式宣布，王儲伊麗沙白公主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威斯特敏斯特寺與蒙巴頓海軍上尉舉行結婚典禮，已由英王喬治六世正式表示同意此項婚禮。

◆已故英國文化委會駐華代表羅士培教授之夫人，即將乘英艦『沙普登』號啓程返英。按夫人於一九四四年以前任利物浦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達二十年以上，一九四六年五月始偕其夫羅士培教授抵重慶，任英國文化委會之講師。留華期間，夫人曾於中國各大學發表學術演講甚多。

◆印度第一任駐蘇大使潘狄特夫人於八月三日飛往德黑蘭，轉赴莫斯科履新，伊對於前所發表印度願與全世界維持友誼之說拒絕加以解釋。

◆鎭江南門外官平鄉有巫婦三人因生活窮困，竟以『五花童・太太』等名目愚惑鄉民，時施跳蹦之術，狀若瘋狂，口呼神像開光，向衆募化，受騙者甚衆。

◆冀高院八月八日下午開庭，調查國際女間諜川島芳子罪行，川島着囚服，體格較前胖，因牙病，言語不清，將前在軍統局口供全部推翻。

---

卻是連毛也沒有提到過！」

但是已經到差了，何況又是四五年來日夜所憧憬，所希望的工作，結果也就索性把心一橫，『從做上學』。

第二天，厚着臉皮向李小姐請教。承蒙李小姐不厭憚煩逐步指導，我也專心開始學習，像初進初中時一樣。

第一步，是把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搞熟。使自已只要一看到「蔣」字，便決得定「4424」，一看到「王」字便決得定「1010」。

第二步，讀中日文圖書分類表（註）。先讀熟類目：○總類，一哲學，二宗教，三政治……。次讀子目：010書誌學，020圖館學……。再後讀細目：011什麼，012什麼……。

第三步，努力閱讀各種圖館管理的書籍。如王雲五編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杜定友編著圖書選擇法，圖書分類法，楊昭悊著圖館學，洪有豐著圖館組織與管理等等。取長去短，兼收併蓄，值得工作上參考的，都一一在筆記本上記下來。

這樣經過了十幾天，我已經能够熟背一千類；至少可以在很短的幾分鐘內在分類表中查到這一個類碼。

於是，我在採編組正式開始工作。『從做上學』，有不懂，有困難，隨時隨地用鋼筆在卡片上記下來，去請教館長或主任，或者自已動手查參考書，務使問題解決而後巳！

到現在，我可以說我巳經能够勝任我的工作——初步分類編目——。當然，還只是可以應付而巳！欲求深造和熟練，那還得更努力的學習，更用功的求進步。

# 一羣女教師的呼聲

魯果等

我們當女教師的，是薪水階級中待遇最低，職業最無保障的一羣。上學期平均每人每月四十萬元（不供膳宿），已算很好了，但是要解決一家吃飽穿暖的問題，那是不可能的。無論物價上漲的速度如何地快，我們的薪水在半年內是毫無變更的。但是這樣的職業，還常常担心着會一下子就失去，因爲我們的聘書都是以一學期爲限的，有的學校根本就不發聘書，隨時隨地有被解聘的可能，暑期快要過去了，我們這羣女教師至今還未收到聘書，不續聘就是解聘，我們就這樣毫無理由地被解聘了？但我們要向全國姊妹伸訴的是我們之所以被解聘，不是因爲我們能力低不會教書，不是因爲我們不會管理學生，也不是因爲我們同事不能和睦相處，更不是因爲我們教書辦事不盡職。有幾個校長倒很天眞地說出他們爲什麼解聘我們的理由來，他們說：『×先生呀！你因爲太和學生接近啦，做一個教師應該站在學生的對面，愈遠愈好；要不然的話，他們怎麼會領教你呢!?你將要在你學生面前失去威嚴的，一個沒有威嚴的先生怎麼管學生呀？』這大概是中國教育界特有的教育原理吧，一個與學生對立起來的教師，一個與學生站得愈遠愈好的教師，一個學生所不喜歡的教師，才是最最標準的教

◆我國著名抒情女高音管喻宣夫人於八月八日應國營大中華唱片廠之請，特爲灌製中國藝術歌曲四種。

◆阿根庭法西斯獨裁者庇隆總統的夫人伊娃，最近訪問西歐各國，八月七日在瑞典京城遭瑞典青年用蕃茄擲擊，伊與同行者瑞士外長夫人同被擊中。她此次以阿根庭代表團代表之身份參加八月十五日在巴西吉泰丁哈舉行之泛美會議。

◆日本前任赴美特使來栖三郎之幼女照子於八月十四宣布與盟總賠償組人員懷特結婚。照子現年二十一歲。其母原爲美人，懷特與照子相識係在輕井澤山中避暑地。彼等結婚已獲美占領當局許可。

◆中國空軍C-47型機一架上月三十一日在哈密蘭州間失踪後迄無下落，乘客美國女記者史蒂芬斯之母於八月十三日電蔣夫人云：伊以婦女兼母親的地位請蔣夫人協助搜尋。

◆革命烈士秋瑾之女王燦芝，受越劇名角袁雪芬等之敦請，就任越劇實驗學校之董事長，其校址擬設立於本市亨利路即將興築之上海越劇實驗劇場內。

◆改良越劇名演員袁雪芬、范瑞娟、尹桂芳等十人爲籌辦越劇實驗學校和實驗劇場，使改良越劇達成深入人民教育社會的目的。特於八月三日下午在梅龍鎭酒家招待新聞界報告經過。

◆八月十三日美國第八軍事當局宣稱：六月七日晚在橫濱附近綁架並強姦一日本少婦之美兵十三人，判處無期徒刑。

◆北平美軍強姦沈崇一案，主犯皮爾遜及粗兇列查，近由美海軍部撤銷原判，宣告無罪。

師，要不然，就活該被解聘了。還有他們說：『是呀！A先生呀！你怎麼可以與學生一同流眼淚啊？還成什麼體統，太不成話了』！緣五・二○學生運動時，別校的宣傳隊到了某女中，有一位教師聽了同學報告五・二○同學被打的慘狀，感動得流下了淚，而正因爲她流了眼淚，却成了被解聘的原因。還有他們說：『唉！先生喲！我實在沒有辦法！我收到了某部來的警告信了呀！我個人是很喜歡你的；我亦知道學生爲了你不能教她們會向校方交涉的，可是那封信威脅着我，使我毫無辦法，請原諒。』諸如此類的理由成爲解聘教師們的大道理。而另外一些詭計多端的校長　他們解聘教員的辦法更妙了，他們會這樣地告訴幾個要解聘的教師說；『下學期我很可能不當校長了，因此我沒有辦法給你下學期的聘書，抱歉得很』，這樣也就把他無理解聘教師的責任推脫乾淨了。當然也有許多開明的校長，他們拒絕了當局這樣不合理的處置　但也有許多校長因受不住威脅而照辦的。儘管他們心裏是如何不願意這樣做，但事實上他們却執行了這個命令，解聘了大批優良的教師。如今開學期近，而在此人浮於事，到處排擠女性的現社會下，我們被擲入失業的隊伍裏如何尋得着工作。我們個人的生活既無法解决，全家更陷於餓飢死亡的深淵裏，我們謹向全國及全世界的姊妹們發呼籲。

◆本市於九月起將實施禁止營業性之舞場，舞女出路問題尙待解决。

◆上海已登記之舞女，總數共四千八百二十二人，但其中因暑期輟業，或轉香港青島等地『掏金』，或以改業方式下嫁者，爲數殊衆，故據警局之最近統計，實際人數僅一千七百七十六人。然此項數字一俟秋涼後又將激增。

◆本市妓院近來經常有某團士兵前去嫖妓，妓院有不從者即遭該等士兵毆打。即稽查大隊長親自出馬調停亦不得要領。

◆象山縣靖南三鄉第二保國民學校校長陳若愚誘拐少女奚玉鳳來滬爲娼。

◆漢口十五日晚舉行戶口總檢查，各區共抓去七五八人，內女性五三人，七二九人係未報戶口，餘則爲身份不明、烟毒、賭博、私娼等。

◆我國留法物理學家，何澤慧博士與其丈夫錢三强博士，頃在巴黎發明原子四分法。二氏之報告，載於英國科學推進協會主辦之「自然」雜誌上。

◆青島市政府於八月廿一日下令，禁止餐館與酒吧間雇用女侍，失業女侍約四百人，現已開會議決籲請當局收回成命。

◆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所辦獎學金，中國方面得獎人爲歐陽采薇與許瓊兩女教授，已定於八月廿八日搭少登將軍號輪赴美。

◆浦東楊思警分局義警李蘭洲，拘捕一僅有拍花黨嫌疑之少婦，加以非刑逼供，將該女婦刑斃。並私自移屍埋於荒田內，企圖毀屍滅跡，此種草菅人命，不條婦女團體，且社會主持正義人士應予以注意。

◆八月廿七日夜本市天后宮橋北岸有少婦年約廿六七歲，突然投河自殺，原因不白。

# 漫談假鳳虛凰

愛陽

國產喜劇片「假鳳虛凰」，在目前國產影片中，還稱是比較成功的影片。假如你有機會看到它的放映的話，它能使你輕鬆的發笑，也能使你痛切的反省，特別是對於我們婦女。

我們看吧：

男主角石揮所飾的時代理髮館的三號理髮師，在佐臨的導演下，是個相當成功的角色。他有不少表情和動作，會使你輕鬆的發笑；但當你看到他被投機商人張經理所利用，指使他去冒名進行那徵婚騙局的時候，以一個生活素來清苦樸實的理髮師，面對着那過慣奢侈享樂生活的女主角范如華，應付着那虛僞豪華的場面，那侷促不安的窘相，捉襟見肘的苦惱，固使人不免發笑外，同時也感到深切的同情，至於那無惡不作的投機商人，以及漂浮在現實社會裏的虛僞與奢侈的習氣，更引起了深切的反感和痛恨！

再看女主角李麗華，飾一過慣舒適享樂生活的年輕寡婦范如華，因丈夫去世，生活無依，又不屑去找工作以謀自立，便冒充華僑富商的女兒登報徵婚，希能物色到一個財貌雙全的丈夫，以供應她生活上的享受。三號理髮師的照片，以及他冒充英國留學生，現任大豐公司總經理的履歷，眩耀着她，使她走入這勾心鬥角的騙局，雙方虛張聲勢，以博取對方的歡心，冀達到各自的目的，多少次可能的機會，將暴露出他們的真相，但編導者以巧妙的手法，一次又一次地逃避了過去，其中雖有一二處因鏡頭過長，不免感到情緒鬆弛與愚弄和難堪外，大體看來，總還稱緊張和發噱，直到徵婚騙局即將告成前的一刹那，暴露了真相，相互的辱罵對方的欺騙和無恥，使人看了更免不了要發笑，同時對范如華之遭受到這樣可笑的失敗，是個很大的教訓值得我們來反省：爲什麼一女人不能擺脫那種虛僞的生活去自謀獨立，而偏要用欺騙的手段以出賣自己的青春來滿足生活上的虛榮和享受!?尤其是在那徵婚騙局失敗以後，她決以三千萬元的代價，嫁給一個老色鬼做第五房姨太太，看着那貪淫、殘疾、龍鍾、醜陋的老色鬼，面對着這年輕貌美如花如玉的范如華，是個怎樣滑稽而可笑的對照，這對於祇顧自己生活享受而丟棄了獨立人格和意志的女人，又是一種怎樣殘酷的諷刺啊！

我們了解，戲劇電影是反映和批評現實的藝術作品，尤其是喜劇，爲要達到喜劇上的效果，在表演上自不免有若干誇張之處，婦女當局不會因上述的諷刺仿理髮業工會那樣認爲有辱婦女而提出抗議，但由於它對一部份婦女生活的諷刺值得我們來深切的反省：我們是否也過着那種沉迷於虛榮和享受一如范如華的生活?!或是否保有范如華生活中的部份弱點?!並思如何洗刷才是。

結局，編導者爲范如華找了一條相當理想的道路——她揚去了虛榮的假面，放棄了愛享受的生活，下嫁理髮師，去當剪指甲女郎，過那清苦樸實獨立自主的生活，祇有那設計徵騙局的投機商人張經理才遭受到了真正的失敗。范如華的結局，提示了大家了解勞動的神聖與可貴，也給過着類似范如華生活的姊妹們一個很好的指針，不過范如華何以能一反過去的虛榮與享受而走上新的生活道路，這轉變的過程，似嫌交代得不够，這裏需要更多的生活折磨和體驗，加諸於她，或在徵婚騙局的進行中，相互間有了真正感情的產生與流露，這才使她在痛受徵婚騙局失敗的教訓後，痛改前非，毅然走上勞動神聖的大道，這樣或許使人看了不會感到太突兀和偶然。

總觀全劇，它雖不能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那樣以喜劇的形色刻劃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罪惡，但它在一些引人發笑的劇情裏，對現實裏一些投機商人的無惡不作，以及社會習氣之虛僞浮誇，盡了最大諷刺的能事，這是一張還可一看的國產片，介紹給姊妹們，且該片因理髮業職業工會之一再抗議與阻止上演，一場糾紛，始告結束，相信它在大光明上演時，觀衆一定是相當踴躍的。

## 小常識

△夏天，小兒往往感受炎熱，發生痱子（也稱痦子、疿子），可用絲瓜葉搗爛搽之即消。

△竹紙書籍，易生蠹蟲，採鮮荷花瓣，相隔十數頁放一瓣，能倍放更好，既是曝曬，且可辟蠹蟲。

習作園地

# 我做國教班教員來

史茵

史茵這篇文章，是一篇有現實性的報告文學，不獨現代婦女的讀者該讀牠，就是教育家，婦女運動者，兒童問題專家們都該讀一讀的。因爲這是一個値得注意的社會問題啊。

說到文章本身呢，眞實的材料和樸素的文字是牠的長處。不過辭句稍嫌累贅，又有些不必要的多話，所以我稍稍修改了一下，原文五千多字，現只剩三千多字了。此外，從文字裏，可以看出史茵的工作精神是令人欽佩的，特提出讓讀者注意。

彭慧

我被派到設在舊法租界某某私校裏的國民教育班去做兒童班教員，主任就是這個私立學校校長兼任。我拿了教育局的一張介紹條，找到了那個學校，校長不在，教務主任不在，一個總務兼庶務的先生拿冷冰冰的臉迎接了我：

『校長不在！』

『請問什麼時候在？』

『呵！那沒一定，他忙得很，他做兩個學校的校長，本身還在一個機關裏兼要職。』另一個教員回答。

『他不常來嗎？』

『你要找他，最好八時前到此地來等他！』

第二天一早去等着，有幾個教員告訴我：

『不會辦得成的，這兒的校長最恨那一套，聯保主任早想辦了，經費亦已籌好，只要借這兒的教室，可是，被他拒絕了。』

一忽兒，校門外汽車喇叭響，幾個教員相互望着。校長來了！校長的派頭很大，坐了汽車，西裝革履，手上還閃耀着一隻亮晶晶的鑽戒，他一進門，即指東說西的教導了教員們一番。

『留額金都收齊了嗎？』

『還有一部份未繳。』

『繳了的有多少？』

『二三百學生。』

『唔！』

從總務兼庶務的可憐態度及教員們的沉默中，我已領會到這校長在校中的威嚴了。

我向他說明了來意，他詫異地盯了我一眼。

『唔！這個，我知道。可是我們這兒沒有空的教室可借用，也不會有學生！』他說。

『可是我們如[illegible]，找來失學的兒童，總該先籌備招生。』

『那我不管，你們去籌備好了。不過，我們自己要上課，沒有空的教室。其實，這種學校是辦不好的，你就乾脆對教育局說沒有學生好了，這兒的人都窮得很，捨不得出錢。』

『費用可以設法免的，辦是總得辦的。』我說。

『那我可不管，由你們好了！』

『那你是兼主任啊！』我帶開玩笑的說。

『笑話！我不希罕這個頭銜，他們這些老爺打打官腔容易，就不管別人願不願。』

一聲喇叭，校長揚長去了。

以後，我又和校長說到國教班的事，他祇說：

『我沒空，一切事務，你與總務主任商量，我已交托他了。』可是問問總務先生，他總說：『這個校長沒關照，』或是：『校長沒說起。』

我決心要把這國民教育班辦起來，我在聯保處戶口登記冊上抄下了失學兒童的姓名及地址，另外，寫了許多招生廣告，交給校役去貼，可是，第二天，報名的人一個也沒有。

我到馬路上去看了一下，除了校門口的一張招生廣告外，其餘的都沒有張貼。

『難道眞的一個失學兒童都沒有嗎？』明明戶口登記冊上失學人數開辦十班都可以。我猜疑到也許這兒人們水準低，不喜歡讓子女讀書，於是，就決定作家庭訪問。

我到了一條骯髒的小弄中，在一家門口說明

了來意：

『你們有孩子在家沒有讀書的嗎？』

『沒錢啊！讀不起。』

『錢可以免的，看你經濟情形，只要出一點書薪錢好了。』

立刻，在我四周擠滿了人。

『這倒好的，眞是好事啊！』

『是教育局，政府出來辦的呢！』

『阿毛，你在家又沒事，叫你媽媽讓你讀書去。』

人們嚷着，對這似乎顯得很高興。

『認字能識路認賬，也是好的呢。』

我被激動着，鼓勵着，是學生鼓勵了我，幫助了我。昨天的懊喪失望一掃而空了。

『先生，學校在那兒啊：』

『就在附近××小學，你們去報名好了！』

『先生，昨天去報名，一位先生說，學費要七萬六，我們讀不起啊！』

『錯了，那是他們小學校，你報國民教育班好了，義務的。』

『他說沒有義務的。』

幾天工夫。我在校方冷冷的眼光及學生們授聲歡欣中招了九十個自願來讀書的學生。分做兩班，一班由另一位也是教育局委派的先生教授。

私校的低級班要三點鐘下課，所以我們的學生只好在三時後才能進那兩只空的教室，而依照教局規定，是要上足三小時的課的，校長說：

『我們校門關的早，你們上兩小時半足够了。』

沒辦法，我們就決定只上兩小時半違背私校利益是行不通的。

不久校長又下命令：國教班學生不准從前門進去，叫他們在後門弄堂中排隊等着，待上課時才能進去，我望望我的學生，的確，一個個都是髒的，窮的，似乎有些惹人討厭，但他們却的確是熱心來讀書的。我記起了招生時一個母親帶着她十三歲的女兒來懇求我。

『先生！她爸爸不准她讀書，他是賣舊貨的，沒有錢能不能讓她來讀？我自己只有這四千元。』

我讓她免了費。

我又記起了一個孩子，晚上是幫扶着瞎子到各街算命而維持生活的。他却用這一點點小小收入繳了雜費來讀書。

另外一個孩子，總是匆匆地賣去菱角和栗子，趕着奔來上課。他總是氣冲冲的和我說：

『先生，我媽又想不叫我來了，我把賣不完的菱角藏起來，騙她說賣完了。』這些話，使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一個女孩子，背不出書哭了，哭得那麼悲哀，我說：

『用不着哭，明天用功讀讀好了。』她却哭得更悲哀，半天，她才抽抽噎噎的告訴我，她的後母不准她讀書，看見她讀就打她。

『你來，天天來好了，背不出書沒關係，上課時用心些，總可以識得點字的。』

只有孩子的天眞和向上心能安慰我。做了兩個月，薪水一錢也沒拿到，那個私立小學校的人們諷刺地說：

『這有什麼做頭？只有窮極無聊的人才幹。』

而他們對學生的話卻更壞，一個校長的親戚對我的學生說：

『滾出去！滾出去！關我們屁事！我們又不收你一個銅板。』

『夜校有什麼讀頭？挨出點銅鈿來讀讀日校吧！』

我們感到困難太多，不能不去報告教育局，可是他們說：

『打個報告來吧。』

上了報告，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一天一位督學先生來查學了，他叫我照常上課，他看一會走了。臨走時，他問。

『上課到幾點鐘？』我說：『五時半。』

『不足，不行啊！』

『但事實上有困難；』

『爲什麼不早報告呢？』

『報告了好多次；』

『口頭不行啊！得做一張書面報告啊！』

他走了，校長的親戚譏笑着說：

『你們不漂亮啊！爲什麼不挨出點鈔票來請他吃一頓，像我們校長，昨天在GN飯店請客，你們的W科長、科員都來的。』

第二天我因事到教育局去，×先生告訴我：

『你們將被撤職了！』

『什麼緣故？』

『你們的主任，即那個私立小學校長親自報告W科長，說你們請假太多，教學經驗不足。』

我想想好笑，二個多月請了四天假，難道做教師的病都不能生嗎？至於教學經驗，我們上課時他根本沒來過。（下接第廿八面）

# 洋外套

彭慧

「媽媽，冷，外面起大風啦！」

媽媽蹲在烟霧迷茫的竈洞口，向着竈裏拼命吹火，她不覺得兒子站到她身後來了。

「冷呀，媽媽，風多大！」阿貴見媽媽不理他，一邊說着，一邊使勁地用兩手搖着媽媽的右手膀。

這時，媽媽的右手正伸進竈洞在撥火，火算剛燃起來，經阿貴這麼一搖，立刻又黑了。媽媽氣得反過手來，就在阿貴腦袋上甩了兩巴掌，嘴裏還駡着：

「你個挨刀的，怎麼不到外邊去玩！」

她趁勢站了起來，用打兒子打麻了的手，扯起下襟來揩那被烟子熏出來的滿臉眼淚。

阿貴滿肚子委屈，抱着媽媽的一隻大腿嚎哭起來，弄的媽媽揩完眼淚想再蹲下去吹火也蹲不成。

「是外邊起大風麼……我才跑回的麼！」阿貴傷心傷意地抽咽着，哭着說，媽媽，媽媽，冷呀，嗯……嗯……嗯嗯……」

聽明白阿貴的話，媽媽這才意識到是起風了，竈裏的火，才這麼難着的，同時也才體念到阿貴真是冷了。想起錯打了阿貴，強烈的母性的愛情立刻把生活的牢騷驅走，而痛惜起孩子來。兩隻手變得軟弱無力地在剛打過的阿貴的頭上，輕輕地撫摸着……

「啊！小阿貴！媽媽打啦！」她哄着他，「痛吧？讓媽媽摸摸——冷呀？不要緊，過幾天爸爸會弄洋外套回來送你穿……」她想起阿貴爸爸說了很久的：鎮上會分配救濟衣，我們運救濟品的工人也一樣分得到，說每人給一套大人的，一套小孩子的呢。

「洋外套幾時來，媽媽？」阿貴立刻高興地抬起頭，一邊自己用兩隻小手擦眼淚，「爸爸說了好多次，現在怎麼還不拿來？」

「現在沒發出來啦！」媽媽自己設法解釋着，一邊安慰孩子，「鎮上的先生們都沒有拿到手嚟！……」

「有洋外套，還有皮鞋麼，媽媽？」阿貴想起平日看見穿洋外套的有錢的孩子，都是穿着皮鞋的，於是在他的被眼淚和鼻涕糊得大理石的花紋似的臉上，泛出希望的微笑了。

「沒聽說有皮鞋啊——乖乖，再到外邊玩去，讓媽媽把火發起來，鍋裏煮着紅薯咧——」

「外邊風大，我不去，冷！」

「冷就莫去，等媽媽撥燃火，你烘烘手——」。

× ×

晚上，風更大了，小屋子被吹得像要倒下來的樣子……

南國的冬天，陽光好的時候，天氣是够暖和的——可是那種飛砂走石的狂風一起，就和內地似的嚴冬景象一樣，而那種風是常常可以拔起樹木，吹倒房屋的。

媽媽把門窗都關好，可是這滿是洞眼的小屋，依然到處漏風。這是入冬以來，頭一場厲害的狂風。

媽媽和阿貴搬些雜柴來，在堂屋中間燒起烘暖。

一會兒，爸爸回來了，媽媽向他問起救濟衣的事情：

「中秋節你們就講起分救濟衣的，怎麼現在還拿不到手？」

「快分下來了罷，聽說衣裳已經在黃竹碼頭倉庫裏堆着呢！」

「既是要分給人的，就早分了不好？衣裳在倉庫裏堆着，我們窮人在這邊挨凍……」媽媽自言自語着，「如今已經是十一月天哪，我阿貴沒得衣加……」媽媽一邊撫摸着只穿兩件破單衫的阿貴的背脊，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刺痛……

「唉，你們女人真麻煩！」爸爸打了個呵欠不耐煩地說，「衣裳麼，在底下，上頭麼，有貨，那是要送到L州去的救濟品，等上頭貨出清，衣裳就出來啦！」

「爸爸，是洋外套麼？」阿貴興奮地岔嘴。

「洋人送來的，自然是洋外套嚟！聽說那還都是很講究的東西呢。」

「爸爸，那我要兩件，我冷！」

「兩件怕辦不到，一件是一定有的……你一件，我一件總是走不掉的……」爸爸也泛起了希望的笑。

× ×

爸爸和媽媽本來就講過好多次救濟衣了，阿貴每次聽到時，自然總是高興的，可總是一會兒又忘記了！……只今天，自從上午媽媽打了他後又和他說到洋外套起，他一直不能忘記這件理想的洋外套，因爲今天實在太冷，他除了吃熱東西時和現在烘火時，才覺得身上暖和些外，整天裏，四肢都在打哆嗦……

他希望洋外套能快點領到，他想起曾經看見過城裏穿洋外套的，孩子們的那精神氣十足的樣子……一想到自己也會穿起那樣的衣裳來，就忍不住張開嘴想笑……

他懷着這美麗的希望，上床去睡，一會兒就發出了甜蜜的鼾聲。

午夜，風猛烈地在原野間呼嘯，媽媽在單薄的被裏睡不暖，也睡不着，躭心着房子會倒下來，躭心着阿貴明早起來沒衣加，又計算着在洋外套未得到以前，該怎麼找點錢來，好到城裏舊貨場的舊衣攤上去給阿貴買件舊衣加上……李七公那裏再去一趟麼？不行，八月節借了一萬，年底要還五萬。這五萬塊錢還不知從那裏出呢……四阿婆呢？利錢輕點，不過她是要抵押的啊！她想不出家裏那樣東西可以做兩萬元借款的抵押品……唉！這日子，……東洋鬼在時……

「紅的……紅的……洋外套！」阿貴的大聲的夢囈，衝散了媽媽的沈思……

次早，阿貴一醒，就笑嚷着：

「爸爸，今天記得帶洋外套回來啊！」

× ×

一連刮了五天風，阿貴每天早上總是嚷叫爸爸記得拿洋外套回來。每天下午，黃昏前總是在熱切地盼望着爸爸回來……爸爸手裏拿着兩件洋外套，一件大的，爸爸的，一件小的，阿貴的……「阿貴來，這件給你！」爸爸一定會說的。阿貴就趕忙穿上……好暖和啊……什麼風都不怕，簡直穿起熱，唉，熱得出汗。隔壁王小狗一定會羨慕我，巴結我，還會說：「唉，好阿貴，借給我穿一下子試試看。」那，那，我一定不借——啊，不對，王小狗也會有的，他爸爸也是在黃竹碼頭搬運美國東西的，和我爸爸一樣呀……—那也好，那我們一同都穿起洋外套，還找根棍來，拿在手裏，搖搖擺擺，走到碼頭上去……學洋鬼子樣子指指這個，罵罵那個！！他獨自笑着，想着。

每天，好容易盼到了下午或晚上，爸爸回來了手上卻總是空的。

「洋外套呢？」阿貴失望地問。

「還沒發出來！」爸爸總是嫩嫩地回答，有時只搖搖頭，根本不愛說話。

五天後，風停了，天又暖了，阿貴在幾次失望後，對洋外套的幻想，漸漸淡了……

只有時，和王小狗兩個談起來，還不免作了一些兩人都穿起洋外套，該在鎮上炫燿神氣一下的計劃！！

× ×

臘月了，今年有點異樣，這兒比內地的嚴冬還冷些，阿貴不免又懷念起洋外套來……

又時常問爸爸：「洋外套呢？」

有一天，爸爸却是很高興地回答他說：

「快啦，已經從倉庫裏搬出來好久啦！聽說，鎮公所早就在算人數啦！」

那自然，又惹阿貴作了些穿洋外套的幻想。

快過年了，天冷得很，又刮了幾場風！……

阿貴一直還是穿着那兩件破單衫，鼻涕時常和着紅爕，或毛根咽了……像個小老頭一樣，總是咳嗽……

舊曆臘月二十三日，是送灶的日子，阿貴到底挨不過凍，已經發了四天的高熱，躺在床上……

大清早，媽媽含着兩包眼淚囑咐爸爸，今天記得帶一副紙燭回來，晚上送灶用。

「你自己也早點回來嘛，跟灶爺瞌個頭，」媽媽說着，一邊悲苦地瞅着躺着床上的阿貴，他這時滿臉通紅，喉管裏，呼里呼嚕地喘亮，急迫地咳嗆着。

「你看，你才剩……這一個仔，！你今年……！四十五歲啦……唉，求求灶爺……保……！」媽媽抽咽得說不下去了……

這一天，阿貴連水不會喝了，眼睛一直沒睜開，四肢直直地不動，要不是喉管裏還有點呼里呼嚕的喘息聲，人們會辨不出他的生命究竟存在不……

憑經驗，媽媽就心阿貴沒什麼希望了。這時家家都準備送灶，忙些年前的事情，她知道不方便去找人來商量的，只盼着丈夫快回來……

謝天謝地，天還沒黑，丈夫就回來了，手裏沒帶香燭，可拿着兩件舊布衣裳，臉上顯出一種哭笑不得的表情……

媽媽猜不透是怎麼一回事……

「你看，這就是阿貴天天唸着的洋外套！」爸爸把衣裳擲給媽媽。

媽媽茫然地接過衣來一看，是兩件褪了色的藍布短衫，一件大點一件小點，都有補釘，和她天天看見的她們窮苦的左鄰右舍們穿的衣衫沒有什麼不同；和她從前就看見她的祖宗父母，直到丈夫兒子穿的衣衫也沒有什麼不同……

「什麼？這是洋外套？」媽媽

（下接第廿八面）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 愛

中篇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 九

伏隆左夫跨着大步在辦公室裏來回走着，等待電話的鈴響起來。一盞覆蓋着綠玻璃罩的枱燈，向全房間射出了微弱的光亮。

這就是說，格利高里一定還活着，——他應該高興快活，應該爲了格利高里和瑪利亞感動一種深切而眞誠的喜悅。這是任何一個有禮的人都應該如此的。但是他不能在自己的心裏找到這種喜悅。當他最初聽到那個突然的消息時，這種喜悅還曾經出現過一會兒，接着它就消逝掉了，他現在想把它召回來，想把它重新在自己的心裏燃燒起來，但這都是枉然。

『我是個無賴』他透過緊閉着的嘴唇重複講着，但這一切都毫無用處。『現在我又再度失掉你啦』，他這樣高聲講着，甚至自己也吃了一驚，趕快向背後看了一眼。其實門是關着的，這時候不可能有什麼人到那兒去的。

是的，他儘力企圖去想其他的事情，那都是枉然，——他只能想着一件事：又得再度失掉瑪利亞了。格利高里隔在他們兩個人中間，這在他的生活當中已經是第二次了，而她會到格利高里那兒去的。那些似乎早已完口和不再補的舊傷痕，又重新裂開，他的鮮血又開始重新流出來。瑪利亞，那個護士訓練班的聽講生，那個長着明亮的頭髮的瑪利亞，他從第一天起就注意到她，並且過了不久之後，他不得不向自己承認是愛上了她。不，當時她絲毫都沒有注意到——橫亙在講師和聽講生之間的那個距離，對於她好像是個安全保證，使得他這一方面不能對她發生什麼感情。唉，當時他多麼難擺開她，擺開她那雙透明的眼睛，（那雙眼睛仔細地看着他，但並不是把他當爲一個男人，而只是當爲一個專家醫生），擺開她那種永遠密切的注意，擺開她那種可笑的孩子氣的凝視！後來他到拜遼索夫卡去就工作。他多少次想乘車到那兒去，向她表白一切！她寫過一封短信。她也回覆了。他儘力想從信裏找到一些什麼，但除掉平常的友誼的話語之外，就什麼都沒有。他又再寫過幾次信，都是些平常的無所約束的信，因此也就只接到一些無所約束的回覆。

後來格利高里出現——一切就都完了。他從前就認識格利高里，和他見過面。難道那個時候他腦子裏會想到這位亮頭髮的工程師，會橫亙在他的路上，並且就正是這個人得到了他——伏隆左夫一次都不能得到的那個微笑，還有瑪利亞的親密的話語和愛情嗎？爲什麼正是格利高里而不是他呢？

當他們已經是一對夫妻歸來並且他開始去拜望他們的時候，那種友誼，唉，那種眞實而又眞誠的友誼，同時又似乎是不眞實的。就在那時候，瑪利亞講話開始帶着一種謙虛的口吻。是謙虛嗎？也許只是母性的。而那最初發火的犀利的隱痛，就變成了一種苦痛的而又消逝得非常慢的悲哀，變成了一種習慣，像是一個舊的創傷一樣。

後來格利高里到前綫去，瑪利亞對伏隆左夫的態度就改變了。她開始需要他。他對於她再不是一頭天鵝絨做的小熊了。現在他已經可以用愛護的口吻和瑪利亞談話，而她也不表示反對。她需要他作爲一個朋友，作爲一個親近的人。因爲她太感到孤獨了。

他們的談話，十有九次都是關於格利高里的。這種談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瑪利亞像守財奴一樣地貪婪地收集着有關格利高里的一切資料，特別是當她自己還沒有認識格利高里的那個時期的有關他的一切資料。對於她，一切都是同樣珍貴的，——他講過什麼，他怎樣微笑，他在會議上就什麼問題發過言。伏隆左夫就儘量在記憶裏發掘，因爲她需要知道一切的詳情，她希望在她關於她丈夫的各種回憶中，他不只是一個聽講的人，還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看起來，她非常嫉

妬那些日子裏的格利高里，這就是他還沒有和她在一起，也是她還沒有看見他和認識他的那些日子。她甚至也嫉妬伏隆左夫，因爲他是第一個在她之前認識格利高里的人。

他們兩個人的接近日益密切起來了。伏隆左夫從不欺騙自己——作爲一個男人，他對於她是並不存在的。對於她，整個的世界都在格利高里身上，而格利高里也就是她的整個世界。凡是她所體驗的一切，好像都是通過格利高里，並且是爲了格利高里而體驗。戰爭，她在醫院裏的工作——一切都和他有關，一切都滲透着他的人格。因此看着她，做她的一個朋友，那已經也差不多是够幸福了。

但在他心的底層，却隱藏着另一個無意識的希望，希望這一切會改變，希望他會變成她的一個最親近的人。這怎麼會發生呢？他沒有想過。甚至在那些最沉重和最苦痛的夜裏，他也沒有想起過格利高里會死的念頭。他不能想像這件事怎麼會發生。但格利高里離遠得很，並且好像永遠會這樣。而她最需要的人，沒有這個人就活不下去似的，這個人不是格利高里，而是他。

但是現在一切都完結了。他因爲對於自己的覬覦與憎惡而把拳頭緊握起來。假如一切都是另一種樣子，假如所牽涉到的是在平時死掉的一位工程師，那該是多麼好……。但這却是契爾諾夫上尉，他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到前線去，他得過兩個英勇獎章，他是一位爲了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而鬥爭的戰士……，可是現在……。

『無賴，無賴，無賴』，伏隆左夫透過緊閉着的嘴唇肯定說道，就好像用這句話來打着自己的嘴巴似的。他又重新感到一陣痛楚。『現在我失掉你了，現在我又重新失掉你了』，他的心這樣在呻吟着。『生活的喜悅，生活的魅惑和快樂！還有它充滿陽光的美麗』。

這時電話鈴發出一陣拖長和尖銳的響聲。

『喂！』

聽筒裏有雜亂的聲音和裂響。可以聽見某兩個人的片斷的對話，或忽忙而又互相打擾着的聲音。

『喂，喂，喂！』

聽筒裏發出一聲裂響之後就靜下去了。

『我是伏隆左夫，這是伏隆左夫在講話。沙夏，這是你嗎？』

從另一端傳來的變了樣子的聲音，想壓倒電線上的雜音

『是維克多嗎？是的，這是我。有什麼事嗎？』

『沙夏！喂，喂，是的，我們還在講話！沙夏，你們醫院裏有一位契爾諾夫上尉嗎？』

『什麼？什麼？』

『契爾諾夫，契爾諾夫！C，H，E，R，N，O，V！』

『契爾諾夫嗎？』

『是的，是的』！

『等一等，我就去查。等一等，我去打另一隻電話』。

伏隆左夫耐心地等待着。從這方，就像從深淵裏，傳來了一些片斷的字眼。電線的什麼地方，有女接線生在對面講話。，有一架摩爾寒發報機在發出嗒嗒的響聲。

『契爾諾夫嗎？』

『是的，是的！』

『名字的縮寫呢？』

『G．I．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

『沒有。我們這兒只有契爾尼謝夫、契爾咯克、契爾略科夫——這就是所有的人』。

伏隆左夫對着話筒絕望地叫道

『不，不，不可能！兩個月之前有過嗎？兩個月之前呢？』

『等一等，我再查一查看』。

又重新是喧響聲，爆裂聲和布窣布窣的聲音。伏隆左夫吹着話筒。他害怕會聽不清楚回答。

『我們這兒根本沒有這樣一個人，至少在今年一年裏沒有過』。

『但是我們接到了一個電報，一個電報！一定會有的』。

『你們還在講話嗎？』

『不要打擾！我們還在講話，還在講話，我們接到了一個電報，一個電報！』

『是我自己打的嗎？』

『不，不，是護士松尼亞·柯茲洛娃，柯茲洛娃！』

『柯茲洛娃嗎？我們有這樣一個人』。

『請柯茲洛娃聽電話吧！』

電線上又重新是喧響聲。後來透過混雜的聲音，終於傳來了一個勉強可以聽見的細小的聲音：

『她今天不在，她今天休假』。

伏隆左夫把話筒掛在筒架上。只有後來他才想起，他甚至沒有感謝人家，而最遺的是毫無結果，什麼都沒有弄清楚。

電鈴又短匆而尖銳地響起來。

『話講完了嗎？』

『完啦，完啦』，他疲乏地說道。他感到一陣可怕的疲乏。當瑪利亞明天問他的時候，他怎樣告訴她呢？

他決定了：『我告訴她，電話沒有打通。』（全節完，本書未完）




## 我對於婚事怎樣採取主動？

珍女士：

我們看了妳的信知道妳被婚事苦惱着，我們很同情妳．但就妳來信所述，妳的婚姻問題並不尷尬。妳雖然「沒有慈母可以商量，父親又不管事」．但總比在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婚事加以壓迫和統制的好得多。妳的父親和繼母希望妳早點結婚．這是人情之常，若說是因爲妹妹年紀大了，一定要妳先結婚，妳不結婚，妹妹就非等不可了，世間也沒有這種刻板的定律，我認爲妳父母親的意思大概是要妳加緊注意妳的婚事而已。所以妳不用急，儘可從容地來尋找妳理想的對象。

現在僅就妳所提出的問題，答覆如后：

一、妳去年認識了T君覺得他頗可造就，就和他通信討論各種問題意見也很相近，只是妳並不愛他。不過，今年他送了一個戒指給妳，這是不是你們之間的一種普通友誼的餽贈呢？信中並未說明，就一般習慣來說：男的送女的戒指是一種求愛的表示，女的接受了戒指就表示接受了男方的愛。在這種情形下你們的結合是很容易的，不過問題就在妳最近發現了他過去所作的事對整個國家民族都不利，因此妳想和他斷絕來往。當然一個連國家民族的利益都置之不顧的人，我們是不應該也不值得去愛他的，至於妳問我們他有否改好的希望，這一點目前我們還無法作肯定的答覆，因爲我們對於T君過去所犯錯誤情形無所知，而他現在對自已所犯錯誤是否已深刻反悔，來信亦未提及，因此我們無從提供具體意見。不過一個人的進步是需要環境幫助的，如無幾個較好朋友，單單靠一個人的勸勉似乎是不够的。因此我們建議妳爲了幫助T君替他介紹幾個較進步的朋友，但如T君過去所犯錯誤很大，而現在又並無深刻反悔意，則妳最好毅然決然與之斷絕關係，不要因循，而影響自已的前途。至於戒指以怎樣的方式退還他，那妳可以斟酌當時的情形，以怎樣可以達到妳的目的來決定好了，這是一個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從妳這次函論裏可以知道，我們認識一個朋友單憑個人主觀的觀察是不够的，我們不僅要個別地接近他，深刻地來知道他，同時還要從多方面，從他許多交接的朋友，和生活習慣、工作態度等等上來考查他，在還未能深切理解他以前，不可輕易地接受人的愛，這就是對於妳能否主動地去應付婚事的考慮，因爲我們不僅要主動地去愛人，同時也要主動地去選擇愛妳的人。

（二）妳現在有一位同事S君，他的辦事能力、思想、行爲等，在在都使妳崇拜萬分，妳現在想向他表示妳的愛慕，但不知怎樣表示法。我們認爲這是屬於個人的技術問題了．戀愛也和打仗一樣，不僅要知己知彼，聚精會神地來研究對方，而且還要有百折不撓向人挑戰和沉着招架的精神。你現在崇拜S君，你應該設法多多地來接近他，更要深切地知道他的生活、習慣、興趣、家庭狀況和他是否有所屬，假若一切都不成問題，那麽妳就設法引他對妳注意和發生興趣。譬如說S君是歡喜讀書，歡喜研究的，那麽妳經常地和他討論問題，一方面從研討中妳可以獲得進益，另一方面從談話中也可以表示妳對他的景仰，你們由共同研究更能相互理解和增加友誼，而且儘可能找機會接近他，幫助他，使他感到妳不僅是他的同道，而且是一個左右手，使他不能也不想離開妳。我想那時候，妳還沒有與他短兵相接向他直接求愛，他就要向妳告饒了。

我們的答覆對妳不知是否有幫助．不過我們有一個疑問，就是妳認識S君在T君以後，而你發現T君過去有不利國家民族的行爲和妳愛S君這兩者間似乎也沒有時間上的距離，那麽妳是不是因爲愛了S君就設法想遠離T君呢？這是値得我們研究的，在妳未確定愛一個人，和接受一個人的愛以前，妳固然可以廣泛地來認識朋友，在朋友中妳可以細心的選擇理想的對象．但既經確定以後．只要在大的原則（我們是指對國家民族的觀念）不錯下，小的缺點誰都不會沒有的，妳應該勉勵他，勸告他，使他改正，不要見異思遷，爲舊式的家長在壓迫子女婚姻上多了一個藉口。

不過，我們要重複一句的，就是T君所犯錯誤果眞是很大，而現在又毫無悔改意，我們希望你早下決心與他斷絕往來爲妙。專此祝

健樂：

編者




# 遺產承繼權問題

韓律師：

我有一個朋友，她是一個目不識丁字的女子，十八年前被伊父母賣給一個中央將級軍官當妾。該軍官前妻是一個沒有子女，整天唸佛吃素百事不管的半出家人，我那朋友雖然是姨太太名份，却操內外大權。她生有一女，年已及笄，並領養男孩一個，現年七歲。不過該軍官尙有嫡親姪子兩人，常覬覦他家的財富，現在該軍官常在病中（生腦癌症），我那位朋友殷切地囑我代筆叩問幾點遺產承繼權的問題。

（一）該軍官死後，他的妻子與妾是否享有同等的遺產承繼權？

（二）前妻無子女，則妾的女兒是否可以承繼其父之遺產。若該女兒已結婚是否也有此權？

（三）領子是否和己出的一樣可以得遺產？

（四）姪子可以得遺產有無法律根據？

（五）照上述情形，遺產該如何分配？

以上問題，若蒙詳細解答不勝感激專此敬祝

健安

張小妹拜啓

## 律師覆函

（一）妾祇是家屬之一員不能與妻同樣享有繼承權。

（二）妾的女兒不論結婚與否與嫡生子女同

（三）領子即法律上所謂養子其應繼分爲婚生子女之二分之一。

（四）既有子女姪子即無遺產繼承權。

（五）最好辦法要求該軍官在生前立下遺囑以免身後糾紛。此致

張小妹女士

律師韓學章

---

（上接第廿四面）

，皺起眉頭問，顯出莫名其妙的樣子……。

「掉了包啦！這些狗養的雜種！」爸爸咬着牙根，恨恨地說「要不然，怎麼會挨到今天才得！」

要是在平日，媽媽也是會氣個半死的，可是，現在，對兒子的生命的憂慮，佔據了她的一切，她沒有聽清爸爸的話，把衣裳往旁邊板櫈上一摔：

「哼！現在，皮外套也不中用啦！」她哭喪着臉對丈夫說，「看阿貴囉，——怕不行——！」

爸爸想逗阿貴歡喜一下，先抓起那件小藍布衫，走到床前大聲喊：

「阿貴，洋外套來啦！」

瀕死的阿貴，聽到「洋外套」三個字，像遇着什麼激動從夢中驚醒一樣，四肢猛然一抽，眼睛也使勁睜開了……！呆滯的視線，在周圍搜尋一秒鐘之後，立刻射在爸爸拿到他眼前的藍布衫上，可是，立刻費力地搖着沉重的，像已經不屬於他了的頭，彷彿否認那是他理想的洋外套！……

漸漸，停在假洋外套上的阿貴的遲鈍的視線散失了最後的，微弱的光芒……

（上接第廿二面）

我去問校長，校長閃着亮晶晶的鏡戒說：

『笑話！我那兒去報告，只是昨天請客，×督學親自說：國教班沒意思，，我也附和了幾句，是說一般的國教班，你們的事，我那曉得。』

我離開學校時，唯一感到留戀的，是那些可憐而天眞的孩子，他們拖拖拉拉的叫着我：

『先生！不要走，你不教，我們怎麼辦？』

『你們還是天天來，知道嗎？教育局會派一個比我好的教師來的。』

一個月後，我去領那拖欠了好久的薪水，學校中的一個教員告訴我：

『國教班的兩個教員，一個是那個督學介紹的，另一個是校長的小舅子，』他又悄悄的告訴我，校長的小舅子從前是吸鴉片的，現在戒了。『學生愈來愈少了，現在只有二十多個一班。』

現代婦女 月刊 九卷六期

民國卅六年九月一日出版

主編 曹孟君

總發行 現代婦女社

社址 上海（17）虬江路（寶山路西口）瑞和坊十七號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付 訂費三萬元，按每期定價八折計算，寄滿再通知續定

本期零售 每冊國幣四千元